

928
ハ
12

曝書亭集

一二

曝書亭集

928

バ

12



曝書亭集卷第四十六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跋五

商祖丁爵銘跋

右爵一銘二字曰祖丁在右柱外薛紹彭曰祖丁者商十四君祖辛之子也內有文作弓形中包六字不可辨識山陽張弢曰此商之酒器蓋射者必繼以飲詩言發彼有的以祈爾爵是也爵今存弢家弢字力臣精六書負而嗜古賓至繞席皆尊彝敦卣之屬昔歐陽子撰集古錄藉劉仲原父楊南仲諸子釋文自力臣歿後雖有奇字為余釋其文者寡矣

商父己敦銘跋

父己敦一上圓下方崇一尺五寸脣廣四尺底二尺八寸腹

受五升舟五尺四寸其文雲需其耳饗饗銘二字在腹蓋商器也商人尚質作祭器以薦祖考猶以父稱故鼎有父甲父乙父丁父己父辛父癸尊有父乙父丁父己父癸彝有父甲父乙父丙父丁父己父辛父癸卣有父乙父庚父壬父癸觚有父乙父庚觶有父己父辛斝有父丁觶有父乙父己鬲有父己盃有父丁父癸舉有父己父辛盤有父辛匜有父癸然則敦以父己名固其宜已不惟是也有以祖名者尊之祖丁祖戊卣之祖乙祖丁祖庚祖辛爵之祖丙祖丁觚之祖丁觶之祖己匜之祖戊是也有以母名者卣與鬲之母乙是也他如世母辛兄丁兄癸婦庚子乙女乙孫己名得通于下銘辭不若周人之煩取足以紀行次而已歲在上章執徐春觀于王公子

士駿書齋椎拓而還裝界于冊

宋拓鐘鼎款識跋

宋紹興中秦相當國其子煇伯陽居賜第十九年日治書畫碑刻是冊殆其所集如楚公鐘師且鼎皆一德格天閣中物也餘或得之畢少董或得之朱希真或得之曾大中蓋希真晚為伯陽客而少董時視盱眙榷場因募款識十五種標以青箋末書良史拜呈以納伯陽至今裝池冊內秦氏既敗冊歸王厚之每款鈐以復叅珍玩厚之私印且為釋文疏其藏弃之所後轉入趙子昂家子昂復用大雅印鈐兼書薛氏攷證于後于時錢德平柯敬仲王叔明陳惟寅均有賞鑒私印隆慶六年項子京獲之尋歸倦圃曹先生康熙戊申先生出示予予愛玩不忍釋手先生屬予跋之未果也辛酉冬予留

吳下先生寓書及冊復命予跋予仍不果改歲乃封完寄焉  
先生既逝所收書畫多散失久之是冊竟歸于予藏篋中十  
載宗人寒中嗜古見而愛玩之猶予之曩日也因以畀之每  
歎書畫金石文銘心絕品恒納諸炙手可熱之人若秦會之  
賈師憲嚴惟中物之尤者悉歸焉然千人所指其亡也可立  
而待曾不若山林寂寞之鄉儲藏可久則予託之寒中庶其  
守而勿失也夫冊中所拓鐘七鼎二十有一飲二爵六鬲四  
卣九敦四簠一甗二壺二刀一槃二鐙一尺一漢器一中有  
榮次新手跋及書林義叟公輔諸圖記

周鼎銘跋

右周鼎銘一新城王吏部子底見之焦山佛寺中俾程處士  
穆倩讀之其文可辨識者七十有八字存其疑者八字不可

識者七字吏部爲長歌述之其弟禮部貽上和焉而摹其文  
授予三君者可謂好古之士矣昔歐陽永叔得古器銘必屬  
楊南仲釋其字南仲之言曰古文自漢世知者已希賈逵許  
慎輩多無其說而蔡君謨亦曰古之篆字或多或省或移之  
左右上下惟其意之所欲甚哉辨識之難也鼎銘詞曰惠敢  
對揚天子丕顯敷休其人莫考曰王格于周曰司徒南仲殆  
周初器也其曰立中庭按毛伯敦銘文亦有之薛尚功釋爲  
立而楊氏謂古立位同字古文春秋書公即位爲公即立則  
是銘曰立亦當作位穆倩定爲立從薛氏讀也古之勲在王  
室者旣受之冊歸必銘其器論撰其祖父之德善功烈以明  
示後世如申伯召虎韓侯文侯錫予之盛詩書所載僅千百  
之一二而銘諸器者無窮蓋不特盥盥盥盥盥盥盥盥盥盥凡

鋒矛刀劍莫不有銘自秦銷金咸陽厲禁所至爲段冶改煎殆不可勝數世徒懲秦燔詩書之禍不知銷金爲禍之益烈也嗚呼三代之文自九經而外其得見于今者希矣顧神物顯晦或有時復出惜乎又委之荒山梵宇中莫之寶惜徒令好古君子摩挲歎息之不已也鼎崇尺有三寸腹深八寸脣廣一尺四寸其耳三寸禮部語子云

周司成頌寶尊壺銘跋

右周司成頌寶尊壺注以酒容一斛項腹均有銘按其文一百五十字可辨識者維三年五月既死魄甲戌王在周康邵宮旦王格太室即位宰弘右頌入門立中庭尹氏受王命書王呼史號口冊命頌王曰頌命汝官司成賜汝玄衣烏帶赤芾朱黃鑾旂鑿勒用事頌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丕顯口休用

作朕皇考龔叔寶尊壺用追孝斬吉康頌其萬年眉壽口臣天子令終子子孫孫寶用此其大略也攷周轍未東王宮名著于載紀者不聞有康邵宮惟邢敦載呂大臨考古圖有王在周邵宮之文薛尚功釋邵作昭蓋惑于竹書紀年穆天子傳西王母來賓昭宮之故呂氏定作邵今斯銘文甚顯其爲邵無疑椒舉曰康有鄴宮之朝冠以康者或康王所築未可定爾太室者明堂中央之室書言王入太室裸是已司成分職不載于周官戴記文王世子篇大司成論說在東序侍坐者遠近間三席北海鄭氏以爲即周官司徒之屬師氏而新安王氏駁其非謂世子國子之德業大司樂教之使成故名蓋大司樂也二說均可通要之周官有是名矣銘稱皇考龔叔邢敦稱皇考龔伯二器疑出于同時尊壺今藏錢唐王太

僕益朋家識者比于郤之大鼎燕之重器

周延陵季子劍銘跋

康熙九年冬十有二月偕嘉興李良年吳江潘耒上海蔡湘過退谷孫先生塾室出延陵季子佩劍相示以周尺度之長三尺臘廣二寸有半重九鎰上士之制也臘有銘篆文字不可辨合之韋續五十六體書無一似其曰季子劍者先生審定之辭云爾先生命四人聯句詠之詩成摹銘文于前俾書聯句于後裝界為冊藏之硯山書屋

南海廟二銅鼓圖跋

廣州波羅江上南海神廟銅鼓二大者唐嶺南節度使鄭綱出鎮時高州守林靄得之峒戶以獻網納諸廟面闊五尺臍隱起羅布海魚蝦蟇等紋旁設兩耳通體色微青雜以丹砂

癡其光可鑑小者殺大者五之一從潯州灘水湧出色純綠雜以鷓鴣斑審視之隱隱若八卦畫每歲二月上壬土人擊以樂神民間有疾禱于廟亦擊之考周官六鼓四金鼓人辨其聲用籥章以土鞀人以木革以冒之不聞范金也迨伏波將軍平交趾諸葛丞相渡瀘始鑄銅為鼓流傳三川百粵頗多嶺南一道廉州有塘欽州有村博白有潭萬州靈山文昌有嶺取以名其地傳聞鼓初成懸于廣庭宰牲置酒子女繇會出金銀釵叩之納諸主者目曰都老有讎怨相攻則鳴鼓集衆俄頃烏合蜀則凡鼓悉稱孔明所遺其直易牛千頭苗民得此雄視一方要其制無若南海廟中之大者至于金鎛和鼓亦名鎛于掌之鼓人見于春秋內外傳先銅鼓有之鄭康成謂圓如碓頭大上小下乃宋聶崇義繪三禮圖誤懸以



龍牀狀若杯孟而宣和博古圖一十九器不繪繩索以龍馬  
虎雌龜魚栖鳳山花鎮之仰若井口是皆以下為上矣南齊  
始興王鑑鎮益州什邡人段祖獲罇于以獻史稱高三尺六  
寸六分圍三尺四寸圓如筍色黑如漆甚薄上有銅馬以繩  
懸馬令去地尺餘灌之以水又以器盛水于下以芒莖當心  
跪注罇于以手振芒則聲如雷其釋器差詳竊思作罇本以  
和鼓度其形亦略似第鼓穹其腰而罇削其下鼓蒙兩面而  
罇去其底銅鼓初鑄必取二器折衷之蜀人所以名罇于鼓  
云爾鼓無銘乃俾畫手縮為圖書其後

漢尚方鑑銘跋

處士鍾嶽立獲古鏡于新滕市之西以百錢購之田父土蝕  
其半命工刮摩之晶光澄澈處士出以相示挂諸壁若弦月

之燭霄漢也驗其背銘辭曰尚方作鏡真大好上有仙人不  
知老渴飲玉泉飢食棗鏡省文作竟蓋漢尚方鑑也漢宮闕  
有尚方掖門官制設尚方令丞待詔職屬少府主作禁器物  
掌上手工作以宦者為之蔡倫之造紙及祕劍是已自武帝  
好神仙宣帝亦信方士所製隋侯劍寶玉寶璧寶鼎皆尚方  
為之既而劉更生獻淮南枕中洪寶苑祕之方令尚方鑄作  
事不驗張敞上言請斥遠方士尚方待詔皆罷然則鏡銘殆  
出方士作也宣和博古圖載漢鑑一百有三尚方鑑居其四  
銘辭損益各殊古人制器不屑雷同若此處士曰有是哉既  
摹其銘遂裝于冊

書漢鏡銘

金有時而燦惟鏡巨室小家均有之故自漢以來制器間有

存者衍益所藏是鏡蓋漢時物也其銘作韻語曰樂無事日  
有喜宜酒食豈非知止不殆之君子為之乎

跋新莽錢范文

易龜貝為泉布師尚父立其法退而行之齊周官則泉府掌  
之景王分小大二品權其子母為利溥矣然仲尼之徒無道  
其事者利固孔子所罕言也新莽閏位特重錢法錢凡六品  
刀凡二品布凡十品既而以剛卯金刀合劉氏文乃禁佩剛  
卯除刀錢以大錢小錢二品並行防民盜鑄挾銅炭者入鐘  
官其時鼓鑄多故至今猶有存者若夫錢范竊疑排纂譜錄  
圖志諸家或未之見也歲在丁亥夏觀于衍益上舍小葫蘆  
山書屋范形正方中央輪廓四其二有文曰大泉五十徧體  
青綠詩家所云活碧庶幾近之上舍得之石門呂編修葆中

案頭古銅器雖多當以此居第一矣

跋甘羅城小錢文

右錢薄而且小文止一字不可辨識下穿一小孔相傳淮口  
有土阜土人目為甘羅城淮流變遷遺跡莫考有掘得此錢  
者名之曰甘羅錢殆鵝眼緹環榆莢荇葉之類此之謂么錢  
幼錢也

景雲觀鐘銘跋

景雲觀在修業坊見宋次道長安志鐘銘睿宗景雲二年所  
撰并書字體與順陵碑文略似猶有八分遺意間雜篆法姿  
態橫出妙品也由唐以來歷年既久當時古蹟高臺已傾曲  
池已平殘碑斷碣僅存千百之一而睿宗之書獨留至今無  
恙鐘虞不移亦事之希有者也

咸寧縣唐冶金五佛像銘贊跋

唐自太宗崇奉釋教凡索戰之地軫念國殤破劉武周于汾州立弘濟寺破宋先生于呂州立普濟寺破宋金剛于晉州立慈雲寺破王世充于印州立昭覺寺破竇建德于汜水立等慈寺破劉黑闥于洛州立昭福寺征高麗還于幽州立憫忠寺猶日悼兵士死戰而為之薦福不失發政施仁之一端迨武后竊位橫征苛索增建佛寺匪一當是時勅春官尚書王攸寧充檢校大像使于白司馬坂冶金為像都下嚮風煉金銅成佛身者益多矣今咸寧縣尚存五軀皆長安中所鑄軀必有銘有贊作銘者三人韋均李承嗣姚元景作贊者二人高延貴蕭元春吾鄉曹侍郎潔躬遣人椎拓合裝界成一冊惜未經跋尾像設本末不得其詳惟姚元景銘乃為光宅

坊光宅寺造像而作攷唐會要儀鳳二年望氣者言此坊有異采掘石得舍利萬粒因立為寺元景元之弟也仕至潭州刺史見宰相世系表

吳大安寺鐵香鑪題名跋

曹生曰瑚好集金石文字從上元燈市購得鐵香鑪識十紙以示余文稱吳太和五年歲次癸巳七月己丑鑄此香鑪收買鐵及錢打造計重一万二千斤大安寺大殿上為國王吳主府尊令公十方萬姓永充供養證因僧智玄鑄鑪匠丘師立所云國王吳主者唐亡十二年吳猶不改天祐年号至楊行密次子隆演乃始建元第四子溥雖御文明殿即帝位國人猶稱曰王而以主代帝也府尊令公者太和三年以中書令徐知誥為金陵尹也十國之主率多佞佛楊氏所有二

十九州往往鑄金刊石若昇之興化院江之開福院安國寺  
均有鐘鐘有銘見于王象之碑目若大安有寺金陵梵刹志  
不載然銘既有拓本則茲器尚存無疑題名百人中有一金一  
娘段二娘雷三娘魏四娘張五娘孫六娘金七娘戴十三娘  
丘六十娘雜之都勾當工人姓名中畫字天斜丁口無別夫  
為國以禮務使男女各正其位故授受不親不雜坐不交爵  
不同巾櫛梳栢言不出梱所以坊民開其可踰乎竊國之主  
教民無術失禮制之防混冠衣于巾幘而民不知恥君子以  
為國非其國矣

書錢武肅王造金塗塔事

寺塔之建吳越武肅王倍于九國按咸淳臨安志九廂四壁  
諸縣境中一王所建已盈八十八所合一十四州悉數之且不

能舉其目矣當日嘗于宮中治烏金為瓦繪梵夾故事塗之  
以金合以成塔都陽姜堯章得其一版乃如來舍身相陽穀  
周晉仙賦長歌紀其事有云錢王本目英雄人白蓮花見國  
主身蛇鄉虎落狗脚朕何如錦袍玉帶稱功臣攷羅平僭号  
王遺董昌書曰與其閉門作天子九族塗炭不若開門作節  
度使終身富貴無憂晉仙即演其辭使聞者足戒此詩人之  
善于取材者已鄉人蔣爾齡亦得一版作放下屠刀立地成  
佛相以施城東白蓮寺僧吾友周青士所目擊曾以語予及  
予歸田則爾齡青士皆逝詢之寺僧堅不肯承真跡不復可  
覩遂書其事附錄晉仙之詩冀此瓦未鑠好古之君子或一

遇焉

附錄周文璞方泉集詩白石招我入書齋使我速禮金塗塔我疑此塔非  
世有白石云是錢王禁中物上作如來舍身相飢鷹餓虎紛相向拈起靈山  
受記時龍天帝釋應惆悵形模遠自流沙至鑄出今回更精綴錢王納土歸京師流  
落都在西湖寺錢王本是英雄人白蓮花見國主身蛇鄉虎落狗脚朕何如錦袍玉

帶稱功臣天封城開即退聽兩浙不聞笳鼓競歸來佛子作護持太師尚父尚書令一枚傳到白石生今但有能詩聲同袍方外歸師兄哦詩禮塔作佛事同突地爐山芋羹何曾薰陸鑄林供但見相輪銅綠明哦詩禮塔猶未畢蘆葉飛飛山雨濕

### 溪州銅柱記跋

右銅柱記楚王馬希範與溪州刺史彭士愁立誓范金為柱命掌書記天策府學士李弘皋作記柱高一丈二尺入地六尺重五千斤環以石蓮花臺在今辰州溪蠻境上去府治百餘里以是罕有摹拓本流傳于世即好古如翟趙曾洪諸家亦未之著錄也予年三十讀歐陽子五代史愛其文辭及覽觀司馬公通鑑編年敘事反詳于國史之紀傳心竊未安因與鍾秀才淵映約分注歐陽子書既而予從雲中轉客太原訪沙陀北漢故蹟殘碑斷碣靡不摩挲抄撮淵映亦多所攷證不幸客死于燕遺橐盡失從此子無相助者興轉闌散矣

康熙戊午崑山葉徵士奕苞相聚京師語及金石文自言家有銅柱記拓本乃託其郵致具錄記文審定楚世家之誤弘臯止名曰臯彭士愁易以士然其子師杲易以師嵩劉勅本靜江軍指揮使不書其官未免太略亦且失實斯當以記為正也

### 續題溪州銅柱記後

溪州銅柱記卷還葉氏求之三十年不得歲在己丑七月忽獲之西吳書估舟中文字完好出于意表檢視曩時跋尾于弘臯本末未之詳乃命裝潢手作冊綴舊題于前續書其末馬希範之喪天策府都尉希廣其同母弟武陵帥希萼其庶兄弘臯主立希廣而大校張少敵憂之謂曰希萼次長負氣必不為都尉下且與九溪蠻通好若不得立勢將引蠻軍為

亂幸熟思之弘臯不從少敵遂辭去希廣立未幾希萼果以  
武陵反合九洞溪蠻分路齊進遂至長沙縊希廣于郊外而  
支解弘臯此事歐陽子亦略而不書溪州靜邊都向化立誓  
狀具于天福五年正月記撰于是年五月柱鑄于七月字鑄  
于八月立于十二月宋天禧元年十一月移豎今所

廣州光孝寺鐵塔記跋

嗚呼僭竊之主未有愚于劉鋹者也謂羣臣有家室顧子孫  
惟宦者可信不知其植黨納賄更甚焉鐵塔建自大寶十年  
凡七層合相輪蓮花座崇二丈有二尺觀其列名皆宦者也  
當其時鋹又範銅爲己像并肖諸子列于天慶觀而今已亡  
之蓋金石刻之傳于世金之用博故其鑠也易以予所見自  
唐以來惟景雲觀法性寺二鐘銘及是塔記而已若晉祠鐵

人鑄自宋建中靖國年則其文在胸突出難以摹搨蓋款識  
不同變前人之舊矣

續書光孝寺鐵塔銘後

歲在壬申重游嶺表改歲正月南海陳元孝飯于光孝寺南  
漢之興王寺也寺僧導主客詣劉鋹所鑄鐵塔所在見二塔  
並立一屋中修短不齊一作記一題名始悟曩時拓本合二  
爲一記之不詳元孝語子南漢主劉龔葬番禺縣治東二十  
里北亭明崇禎丙子秋九月穴中有雞鳴土人發其墓隧道  
崇五尺深三尺有金像十二冕而坐一笄而坐殆馬后也夾  
侍十人疑是諸子又學士十八以白金鎔鑄其他珍異物甚  
夥有碑一具書翰林學士知制誥正議大夫尚書右丞上紫  
金帟臣盧應奉勅撰文曰維大有十五年歲次壬寅四月甲

寅朔念四日丁丑高祖天皇大帝崩于正寢越光天元五月  
癸未朔十四日丙申遷神于康陵禮也云子方注五代史衰  
年健忘遂牽連書于前冊亡友仁和吳志伊撰十國春秋盧  
應更作膺謂事龔為工部侍郎大有中加太尉中宗時拜中  
書侍郎同平章事銜名不合惜其已逝未得此異聞也

跋晉祠鐵人胷前字

太原縣唐叔虞祠西南隅聖母廟階下鐵人四長九尺分兩  
行侍立胷前有字紀鎔鑄歲月是政和年造文既牽率字亦  
龕醜無足取者倦圃鉏菜翁以金石之文石多金少款多識  
少遂摹搨而裝潢之此無異燕人之市馬骨也

太醫院銅人腠穴圖拓本跋

京師太醫院三皇廟腠穴圖傳是宋天聖年鑄舊有石刻針  
灸經仁宗御書其額靖康之亂自汴輦入金或謂安撫使王  
檝使宋以進于元者世祖命阿尼哥新之至元二年銅人象  
成周身腠穴脈絡悉具注以水關竅畢達明裕陵命工重修  
製序載實錄萬曆初先少保官太醫院使復時加洗濯焉言  
明堂鍼灸自黃帝始其後膏肓孔穴側偃流注三部五藏十  
二經失之毫釐悔且無及學醫者試搨是圖挂于壁晨夕省  
視之亦仁術之一端也

曝書亭集卷第四十六

書响嘯山銘後

跋六

秀水 朱彝尊 錫也

古今雜體畫勢草續述之凡五十六種祇云夏禹作鐘鼎書

不言有响嘯銘然見于吳越春秋南嶽記湘中記南岳總勝

集劉夢得寄呂衡州詩有云嘗聞祝融峰上有神禹銘古石

琅玕委秘文螭虎形昌黎韓子謁南嶽廟兼賦响嘯山詩上

言响嘯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科斗拳身薤倒披鸞

飄鳳泊拏虎螭下言事嚴蹤跡鬼莫窺道人獨上偶見之千

搜萬索何所有森森綠樹援猿悲是韓子僅得之道入之口

而銘文仍未之見也地志稱宋嘉定中有何賢良致于祝融



峰下樵子導之至碑所手摸其文以歸奉曹轉運彥約時人未信致遂刊之嶽麓書院鄱陽張世南作記事或有之是銘考古家率以爲僞祇因箋釋者太支離故疑信相半蒙著于錄下配壇山之石不亦可乎

### 石鼓文跋

石鼓籀文雖與大篆小異然離鐘鼎款識未遠其爲三代之物信矣而諸家或疑之馬子卿至謂字文周所刻誠僖父之言也十鼓向闕其一皇祐間始得之歐陽永叔見之最早文存四百六十五字爾薛尚功則云歲月深遠缺蝕殆盡今款識所載乃得之前人刻石者方之永叔僅多二字胡世將資古紹志錄云所見者先世藏本在集古之前僅益九字至潘愜山作音訓時止存三百八十有六字而已楊用修謂從李

賓之所得唐人拓不多至七百有二字又言及見東坡之本人多惑焉愚攷第三鼓潘氏音訓有避衆旣簡句古文苑脫避字有衆字用修不取易以六師二字第四鼓潘本有四馬其寫六轡口驚句驚上脫一字古文苑本驚作重文用修亦不取更以六轡沃若第五鼓需雨上古文苑有溥溥二字薛氏施氏本則有天字用修亦不取增我來自東四字夫車攻狩于東故云駕言徂東東有甫草若岐陽在鎬京之西豈得云我來自東乎至于第六鼓因民間窪以爲臼其上漫漶以諸鼓驗之每行多者七字少者六字此鼓行僅四字上皆缺二三字用修每行增一字強之成文又如第七鼓用修增益徒御嘽嘽會同有繹或羣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咸與小雅同文不知鼓文每行字有定數難以增益尤有異者鼓有

吳文郭氏云恐是臭字古老反大白澤也用修遂以惡獸白澤入正文中其亦欺人甚矣攷賓之石鼓歌中云家藏舊本出黎棗楮墨輕虛不盈握拾殘補缺能幾何以一涓埃裨海嶽夫以歐陽薛胡諸家所見止四百餘字若賓之本有七百餘字拾殘補闕亦已多矣賓之不應爲是言也子瞻之詩曰韓公好古生已遲我今況又百年後強尋偏旁推點畫時得一二遺八九模糊半已似癡牴詰曲猶能辨跟肘子由和之有云形骸偃蹇任苔蘚文字皴剝因風雨字形漫汗隨石缺蒼蛇生角龍折股夫用修之本旣得自賓之傳自子瞻是子瞻克見其全子由亦得縱觀子瞻子由又不應爲是言也杜子美詩有曰陳倉石鼓久已訛韋蘇州詩有曰風雨缺譌苔蘚滋而韓吏部歌曰公從何處得紙本毫髮盡備無差訛又

曰年深豈免有缺書則石鼓在唐時已無全文故吏部見張生之紙本以爲難得也吳立夫詩亦云岐右石鼓天下觀駝載歸石盡爛夫以唐宋元人未見其全者用修獨得見之此陸文裕亦不敢信由石鼓而推之用修他所攷證吾亦不能已于疑無惑乎陳晦伯有正楊一編矣

跋漢五鳳二年甄字

右漢五鳳二年甄一山嵌曲阜孔子廟庭前殿東壁書以篆文一行志塲埴之歲月後有金高德裔題跋西京陶旒之式存于今者惟此爾東京則有建武二十八年北宮衛令邯君千秋之宅甄亦作篆書其餘載于洪氏所紀者有永平八年甄一建初三年汝伯寧甄一七年曹叔文甄一元和三年謝君墓甄一永初元年景師甄一其文皆隸書也或云萬歲舍

大利善或云千萬歲署舍子孫貴昌未央大吉或云大吉陽  
宜侯王蓋東京人尚識緯民間造宅墓爭作吉祥之語與西  
京不侔矣

會稽山禹廟窆石題字跋

黃岡張編修視學兩浙按部於越拓會稽山禹穴窆石題字  
見寄請予審定其文予考窆石之制不載于聶崇義三禮圖  
惟周官冢人之職及窆共喪之窆器及窆執斧以泣鄭康成  
以爲下棺豐碑之屬圖經禹葬于會稽取石爲窆石本無字  
迨漢永建元年五月始有題字刻于石此王厚之復齋碑錄  
定以爲漢刻殆不誣矣石崇五尺在今禹廟東南小阜覆之  
以亭相傳千夫不能撼及歲在乙酉有力士拔之石中斷部  
下健兒迭相助乃拔陷地纔扶寸爾土人塗之以漆仍立故

處載考古之葬者下棺用窆蓋在用碑之前碑有銘而窆無  
銘驗其文乃東漢遺字趙氏金石錄曰窆石銘誤也噫穀  
林之陽蒼梧之野已無陳迹可求而岫嶺有碑啓母廟有闕  
會稽有窆石益以徵神禹明德之遠也夫康熙己卯夏日書

漢開母廟石闕銘跋

右開母廟石闕銘存書三十二行漢避景帝諱改啓爲開史  
記啓禹子其母塗山氏之女也尚書娶于塗山屈原天問焉  
得彼塗山女而通之于台桑呂覽禹見塗山氏女未之遇而  
巡省南土女乃歌曰候人予猗實始作爲南音列女傳美其  
彊于教誨然則母也賢矣若夫禹化爲熊塗山氏化爲石石  
破生啓荒誕不經本于墨翟之徒隨巢子至漢流傳斯嵩山  
母廟南有石闕存焉也闕立于安帝延光二年地志云是類

川守朱寵造其制累石而成兩觀雙植中不爲門亦有石方  
數尺上琢樓屋覆蓋如佛寺經幢然武綏宗爲兄造闕用錢  
十五萬比立碑費十倍之洪氏隸績具圖闕狀顧啓母廟暨  
少室神道未之及者洪氏主于釋隸而二闕銘皆篆文故爾  
予友葉井叔宰登封拓以見遺因疏本末于冊尾

漢戚伯著碑跋

右漢戚伯著碑宋嘉祐中宿州浚汴獲之泥沙中是本紙墨  
皆古色爲退谷孫侍郎收藏殆即初獲碑時所拓也鄱陽洪  
氏謂其字畫古怪偏旁增減有不可辨者審視之良然同觀  
者曲周王顯祚湛求永年申涵光和孟嘉興譚吉璉舟石

漢魯相乙瑛請置孔廟百石卒史碑跋

魯相乙瑛以孔子廟在闕里裒成侯四時來祠事已即去廟

有禮器無常人掌領請置百石卒史一人典主守廟元嘉三  
年司徒吳雄司空趙戒聞于朝詔如瑛言選年四十以上經  
通一藝者乃舉文學掾孔毓任之按漢書儒林傳郡國置五  
經百石卒史臣瓚以爲卒史秩百石者劉昭注續漢書百官  
志引應劭漢官儀河南尹百石卒史二百五十人黃霸傳補  
左馮翊二百石卒史蓋秩有不同故舉石之多寡別之今本  
杜佑通典乃譌百石卒史爲百戶吏卒我聞在昔有釋戰國  
策音義者更雞口作雞尸貽笑藝苑以百石爲百戶是雞尸  
之類也

漢武梁祠碑跋

右漢從事武梁祠堂畫象傳是唐人拓本舊藏武進唐氏前  
有提督江河淮海兵馬章後有襄文公順之暨其子鶴徵私

印漢自趙岐營壽藏圖晏平仲羊舌叔譽東里子產延州來  
季子四象紀之史冊此外如朱浮魯恭李剛魯峻董蒲范皮  
諸祠墓畫象刻石者匪一惟梁祠人物最多洪适隸續具摹  
其形古帝王忠臣義士孝子賢婦凡一百六十有二人今是  
冊存者僅帝王十人孝子四人而已由黃帝至舜圖皆服冕  
禹手操掘地之器冠頂銳而下卑殆士冠禮郊特牲所云毋  
追者是覩此可悟聶崇義三禮圖之非祭以人為車故象坐  
二人肩背隸續所摹失其真矣每幅上下四旁有小字分書  
題識姓名或間作韻語趙明誠稱其字畫遒勁史繩祖謂其  
筆法精穩可為楷式觀者但覺墨光可鑑元氣渾淪謂為唐  
本當不虛也

漢桐柏廟碑跋

右漢桐柏廟碑購之江都市上水經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  
簪山東北過桐柏山酈道元謂山南有淮源廟廟前有碑是  
南陽郭苞立又二碑並是漢延熹中守令所造斯蓋其一矣  
考歐陽氏集古錄所載碑文中山盧奴君奴下闕一字斯碑  
云盧奴張君特未詳其名爾其曰春秋宗榮碑作宗奉災異  
告變作告愬而靈祇下碑闕報祐二字中云從郭君以來廿  
餘年不復身至集古錄闕其文郭君殆即苞也獨怪歐陽氏  
謂其文字斷續而是碑甚完好疑為後人重摹然流傳于世  
罕矣

漢婁壽碑跋

右漢南陽處士婁壽碑歐陽氏趙氏洪氏均著于錄其曰玄  
儒先生者國人之私謚也易名之典禮官主之太常博士議

之廷臣得以駁正之其後但請于朝不考德行惟爵得謚失制謚之本矣至于私謚多出鄉人門弟子之私極辭肆意未有限量然稽之于古若展禽之謚惠黔婁之謚康降而東漢見諸碑闕者故交易名不盡加以上謚玄儒先生其一也是冊爲中吳齊女門顧氏所藏雖非足本而古意淋漓于楮墨之表予先後見漢碑約三十種老年復覩此幸矣

### 衡方碑跋

右漢步兵校尉衡方碑在今汶上縣文述其先伊尹在殷號稱阿衡因而氏焉按趙氏金石錄載浚儀令衡立碑亦云出自伊尹合之應劭風俗通無異或云魯公子衡子孫因以爲氏則各有所本也碑以椎拓者少故文從字順可讀康熙乙巳秋九月樵李曹溶潔躬太原傅山青主長水朱彝尊錫鬯

### 同觀

### 漢淳于長夏承碑跋

右漢淳于長夏承仲亮碑在今廣平府宋元祐間因治河隄得于土壤中崇禎癸未予年十五隨第六叔父子蕃觀同里卜氏所藏猶是宋時拓本今爲土人重摹失其真矣

### 漢博陵太守孔彪碑跋

右漢博陵太守孔彪碑曲阜石闕多置孔子廟廷獨此碑在林中歐陽子集古錄第云孔君碑惜其名字皆亡趙明誠以爲碑雖殘闕名字可識諱彪字元上證以韓勅史晨二碑率錢人姓名是本曩見之于宛平孫侍郎宅文愈斷爛諱及字形模尚存乃弘治中修闕里志改彪爲震都少卿穆遂謂撰志者遺之不知震即彪字之誤也孫氏所藏漢隸約三十餘

種尚有張表衡方夏承王純侯成戚伯著諸碑皆宋時拓本  
今盡散佚觀此如覲故人又絕類郟陽令曹全筆法此正永  
叔所云碑石不完者則其字尤佳言哉言也

漢析里橋郟閣頌跋

右漢武都太守李翕析里橋郟閣頌碑立于建寧五年同時  
有龜池五瑞碑五瑞者黃龍白鹿連理木嘉禾甘露及承露  
人各圖其象摹厓刻之今無存矣洪氏隸釋稱從史字漢德  
作頌故吏字子長書之書法太醜疑爲後人改刊

漢冀州從事張君碑跋

右漢冀州從事張表碑石今不存予所見者宛平孫氏家藏  
宋搨本也嘗怪六朝文士爲人作碑表志狀每于官闕之下  
輒爲對偶聲律引他人事比擬令讀者莫曉其生平而斯碑

序述全用韻語不意自漢已有作俑者然其書法特在今世  
所在諸漢碑上

跋蔡中郎鴻都石經殘字

中郎石經初非三體書法而楊銜之劉芳竇蒙蘇望方甸歐  
陽棊董道等皆誤讀范史儒林傳惟張續謂以三體參校其  
文而書丹于碑則定爲隸其說獨得之今觀宛平孫氏所藏  
尚書論語殘字平生積疑爲之頓釋論語書云孝乎惟孝包  
咸注云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今石本乎乃作于然則孝于  
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句法正相同也

跋漢華山碑

漢隸凡三種一種方整鴻都石經尹宙魯峻武榮鄭固衡方  
劉熊白石神君諸碑是已一種流麗韓勅曹全史晨乙瑛張

表張遷孔彪孔佃諸碑是已一種奇古夏承戚伯著諸碑是已惟延熹華山碑正變乖合靡所不有兼三者之長當爲漢隸第一品子生平僅見一本漫漶已甚今觀西陂先生所藏文特完好并額具存披覽再三不自禁其驚心動魄也郭香察書字義諸家論說紛紛關中趙孝廉子函以郭香察書配杜遷市石其說近是載考司馬彪續漢書律歷志靈帝熹平四年有太史治曆郎中郭香姓名殆即察書之人與

溧陽長潘校官碑跋

紹興十三年溧水尉喻仲遠得漢碑于固城湖中驗之則靈帝光和四年溧陽丞尉吏掾爲其長潘校官乾元卓立其出也晚故猶未漫漶辭稱惠我犂蒸犂黎通蒸犂字乃顛倒用之其曰尚旦在昔我君存今蓋以周公太公喻乾擬人非其

倫矣

漢白石神君碑跋

右漢白石神君碑在無極縣立石者常山相南陽馮巡元氏令京兆王翊與歐陽氏集古錄所載無極山神廟碑略同文稱神君能致雲雨法施于民則祀之宜也然所云蓋高者合之無極廟碑特常山一妄男子爾先是光和四年巡詣三公神山請雨神使高傳言即與封龍無極共興雲雨賽以白羊高等遂詣太嘗索法食越二年具載神君始末上尚書求依無極山爲比即見聽許蓋斯時巫風方熾爲民牧者宜潛禁于將萌乃巡翊輕信巫言輒代爲之請何與非所云國將亡而聽之神者與碑陰有務城神君李女神甄石神君壁神君名号殆因白石而充類名之者碑建于光和六年是歲妖人



張角起矣

漢郟陽令曹全碑跋

萬曆中郟陽縣民掘地得漢曹全碑以其最後出字畫完好漢碑之存于今者莫或過焉按碑文全爲隃麋侯相鳳之孫鳳嘗上書言燒當事得拜金城西部都尉屯龍者而全以戊部司馬討疏勒又定郭家之亂信不媿其祖矣時人語曰重親致歡曹景完蓋其孝友之性尤人所難能也嗚呼今之爲吏者雖遭父母之喪必問其親生與否投牒再三始聽其去而全以同產弟憂得棄官歸以此見漢代風俗之厚其敦孝友若是宜士君子顧惜清議而自好者不乏也全以禁網隱家巷者七年可以補後漢史黨錮諸人之闕史載疏勒王臣磐爲季父和得所射殺而碑云和德弑父篡位德與得文亦

不同史稱討疏勒有戊巳司馬曹寬而不曰全又云其後疏勒王連相殺害朝廷亦不能禁而碑云和德面縛歸死司寇蓋范蔚宗去漢二百餘年傳聞失真要當以碑爲正也

續題曹全碑後

右予庚戌冬跋尾越二年再至京師從慈仁寺市上買此碑石已中斷完好者且漶漫矣更歷數十年必又歎此碑爲難得

漢北海相景君碑并陰跋

濟寧州儒學孔子廟門列漢碑五其制各殊北海相景君碑其一也地志不載何年所立以予考之元天曆間幽州梁有字九思曾奉勅歷河南北錄金石刻三萬餘通上進類其副本爲二百卷曰文海英瀾于濟得漢刻九于泗水中葛邏祿

泗賢寄以詩云泗水中流尋漢刻泰山絕頂得秦碑閱歐陽  
趙氏著錄斯碑本在任城其移置于學者必天曆間矣碑辭  
漫漶其陰旁右壁工以不能椎拓辭予留南池三宿強令拓  
之題名有督郵督盜賊議史書佐騎吏行義修行午小史  
豎其云午者不載于續漢書百官志即趙氏亦不知也廣韻  
詮丘字稱漢複姓凡四十有四引何承天姓苑漢有司隸校  
尉水丘岑而斯碑有修行水丘郃營陵人又有修行都昌台  
丘暹故午都昌台丘暹則在四十四姓之外亦足資異聞也  
已

漢蕩陰令張遷碑跋

右漢蕩陰令張遷碑不著于歐陽氏趙氏洪氏之錄殆後時  
而出者碑額字體在篆隸之間極其飛動銘書蔽芾棠樹爲

蔽沛按堯母祝睦魏元丕二碑其書蔽字略同而芾作沛則  
此碑所獨也碑陰率錢從事二人守令三人督郵一人故吏  
三十二人昔賢謂東漢鮮二名者是碑范巨范成韋宣而外  
自韋叔珍下皆二名或書其字然邪南濠都氏金薤琳琅少  
碑陰不若此本之完好

漢酸棗令劉熊碑跋

右漢酸棗令廣陵劉熊子孟陽碑上元鄭簠汝器所藏碑文全  
泐存字不及百名筆法奇古汝器以爲絕品碑在唐時王建  
已云風雨消磨絕妙辭至于今宜其不可辨識矣碑後撫謠  
言作詩三章其二曰有父子然後有君臣理財正辭束帛  
其難以謂之絕妙辭斯亦拘方之見矣

漢泰山都尉孔宙碑跋

漢泰山都尉孔宙碑在曲阜縣孔子廟庭大中大夫融之父也裴松之注魏志引司馬彪續漢書亦作宙又韓勅碑陰出私錢數列部中魯孔宙季將干當以碑爲據而後漢書融列傳作宙考宙卒于靈帝熹平四年而宙于獻帝初平元年拜豫州刺史籍本陳留字公緒別是一人竊疑范史不應紕謬若是或發雕時爲妄人所更後學遂信而不疑也

書韓勅孔廟前後二碑并陰足本

闕里孔子廟庭漢魯相韓勅叔節建碑二前碑紀造禮器後碑以志修廟謁墓碑陰兩側均有題名金陵鄭簠汝器相其陷文深淺手搨以歸勝工人椎拓者百倍汝器以予於金石之文有同好也遠遺書寄予乃取題名之參錯不齊者齊之

裝界成冊思夫孔子既沒褒崇之典歷代有之世本王侯大夫莫不有宗譜族牒聖人之後獨無聞焉厥後仙源宗子珍扈宋南渡金源立別子爲祖嘉熙雖仍錫文遠以爵而授之田里俾居三衢宋之亡也忽焉元人思復立大宗而宗子辭不受能以禮讓是人之所難也以予所見明嘉靖中孔門僉載一書先聖六十一代孫承德郎魯府審理正弘幹所撰有世表有宗系圖其於三衢一支棄而不錄真繫世辨昭穆者宜如是乎可爲長太息也矣勅前後碑陰載孔氏苗裔有褒成侯損建壽御史翊元世東海郎中訢定伯豫州從事方廣平故從事樹君德朝升高守廟百石卒史恢聖文文學百石芝德英故督郵承伯序賴元夏進幼達相史誦仲助術子佑贊元賓曜仲雅遵公孫旭連壽番安世太尉掾凱仲悌處士

徵子舉巡百男憲仲則汎漢光凡二十三人而後碑稱碑係孔從事所立殆方也伏念聖人之後有賢子孫改修闕里志孔門僉載則宗子支子之流派及書名史冊碑碣者具書之惟非其族必去非聖人之言必削之庶乎其可已

郎中鄭固碑跋

已酉之春泊舟任城南池之南步入州學見儀門旁列漢碑五左二右三郎中鄭君固碑其一也碑文全漫漶不可辨識舍之去明年冬同崑山顧寧人嘉定陸翼王觀北平孫侍郎藏本文有逡遁字寧人謂是逡巡之異文退而引三禮注以證之且博稽晏子春秋作巡遁漢書作逡循莊子作蹲循靈樞經亢倉子作遵循又謂逡遁之異文筆之金石文字記以予考之集韻逡遁後三字牽連書之均七倫切音義則一說

文釋是字云乍行乍止也遁字雖音徒困切而配之以是當讀如足縮縮如有循之循以為假借則可不得謂之異文矣寧人作音論惜集韻不存未知是書尚存天地間故于諸書疑義未盡晰爾

書王純碑後

冀州刺史王純碑婁彥發漢隸字源謂在鄆州中都縣立于延熹四年冬十二月而酈善長以純為紛以延熹為中平蓋未嘗親至其所而傳聞之誤也歲在丁未同譚七舍人兄舟石觀于北平孫侍郎硯山書屋宋拓本也碑陰門生百九十三人姓字不具者六數略如之按漢人書名必具名字此碑自馮定伯而下悉字而不名與太尉楊震高陽令楊著立儒先生婁壽三碑相同亦門生之變例也

跋竹邑侯相張壽殘碑

竹邑侯相張壽殘碑在兗州城武縣立于漢建寧元年五月  
土人截作後人碑趺所存約二百字竹邑侯者彭城靖王恭  
之子阿奴明帝永初六年封見熊方後漢書同姓諸王年表  
金鄉守長侯君碑跋

金鄉守長侯君諱成字伯盛山陽防東人文稱侯公之後以  
平國君更安國君又則鄉哀侯霸其子昱徙封阿陵而謂霸  
封於陵歐陽氏趙氏已正其譌矣碑末書夫人以延熹七年  
疾終蓋祔葬者竊思東京碑版之文莫多于蔡邕今集中碑  
銘頌贊誄辭靈表神誥男女各異其篇目疑東京之俗夫婦  
同穴者寡故廣漢屬國侯李翊暨夫人臧其墓並在渠州各  
自井椁樹碑可以繫其餘矣終漢之世侯君而外夫婦合葬

僅有郎中馬江并書夫人寃句曹氏祔焉此潘昂霄金石例  
王行墓銘舉例未發其凡者也

漢丹水丞陳宣碑跋

明成化中內鄉縣高岸崩土人得古碑一乃漢丹水丞陳宣  
紀功碑文稱宣字彥成汝南新陽人丞相曲逆侯喬宙去戶  
牖遷淮漢間傳歐陽尚書仕郡歷主簿督郵除項都卿補臨  
縣永壽三年七月洪水盛多田畝荒蕪民失水利卿單騎經  
營復修古跡旬月而成長流投注溉田二十餘頃於是膠民  
胡訪等欲報靡由登山伐石建立全碑甄記鴻惠後附銘二  
章建于建寧四年五月是碑儲藏家鮮有著錄者惟邑人李  
蓑曾載于丹浦款言康熙庚戌冬觀于宛平孫氏蓋耳伯先  
生曾知祥符縣事得之

跋漢司隸校尉魯君碑

右魯君碑熹平二年四月立隸書額穿其中文一十七行本  
在金鄉山墓側趙德甫撰金石錄時已輦置任城縣學至今  
存焉相傳是蔡中郎書惜其文不入集中石久崩剝僅識其  
百一而已

執金吾丞武君碑跋

武君榮碑在濟寧州學儀門漢制執金吾一人丞一人月三  
繞行宮外戒司非常水火之事秩六百石緹騎二百人輿服  
導從光滿道路光武嘗歎曰仕宦當作執金吾而樂府古歌  
辭稱陛下三萬歲臣至執金吾蓋中興以後官不常置榮之  
本末惜碑文已漫滅年月無考僅存其廓落焉爾

書尹宙碑後

尹宙碑土中晚出文字尚完結體遒勁猶存篆籀之遺是本  
烟楮悉舊對之如百年前物尤爲盡善太原傅山青主藏攜  
李曹溶潔躬審定朱彝尊錫鬯書康熙乙巳秋八月

滕縣秦君碑跋

兗州滕縣東四十里馬山古城址有滕君碑出自土中無歲  
月可考滕君亦無名字銘辭四言音韻參雜其云系出罽罽  
與罽通知爲滕人云爲政崇博三年有成蓋出而仕者末云  
丹書刻石垂示後昆以此知刊石書丹實始于漢其來古矣

曝書亭集卷第四十八

曝書亭集卷四十八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跋七

魏封孔羨宗聖侯碑跋

右魏封孔羨碑在今闕里孔子廟庭相傳其文為陳思王植所作而梁鵠書之著于圖經假有好事者采之入思王集其誰曰不宜鄱陽洪氏以是碑文稱黃初元年而魏志作二年正月詔以議郎孔羨為宗聖侯奉孔子祀謂誤在史考魏王受禪在漢延康元年十一月既升壇即阼事訖改延康為黃初而碑辭敘黃初元年大魏受命應歷數以改物秩羣祀于無文既乃緝熙聖緒昭顯上世追在三代三恪之禮兼紹宣尼褒成之後以魯縣百戶命孔子廿一世孫羨為宗聖侯則

詔三公云云原受禪之始歲且將終碑有既乃之文則下詔在明年二月史未必誤若章懷太子注孔僖傳以宗聖為崇聖斯則誤矣

尚書宣示帖跋

古文造自倉頡篆創自史籀破自李斯隸始程邈八分肇王次仲章草原于史游行書起劉德昇飛白擅蔡邕草變于張伯英唐張懷瓘言之詳矣獨于真書不舉作者姓氏蓋以隸為真也然洪适以八分稱隸學者未嘗議其非不得舉隸而遂遺真書也鍾太傅八分有受禪碑餘多真書王丞相導愛之以尚書宣示帖衣帶過江今之傳本出于王內史所臨而奏捷墓田薦季直諸帖均為世重王僧虔賞其婉媚盡妙陶弘景許以絕倫庾肩吾品其天然第一顧魏志本傳無片言

及其善書何與竊疑漢代無真書工之自太傅始當時楷法雖精章奏之外未大行于世迨晉帝王方用正書見于寶泉注述書賦而衛夫人圖筆陣有真書去筆頭二寸一分之語然則真書當別標一目未可牽混入隸之一門也書以示兒子昆田時康熙癸酉夏六月

跋吳寶鼎甄字

康熙四年吳之村民于小雁嶺掘地得甄二識云大吳寶鼎二年歲在丁亥作一十有一字蓋孫皓時紀元通鑑晉泰始三年也面有螭文知非民間物考是年六月皓起昭明宮方五百丈二千石以下皆自入山督攝伐木一時埶埴之工陶旋交作或分命吳郡助其役理有然者甄之為用古人取材必精故羽陽銅雀香姜之瓦皆可製硯而是甄相之理物質



暴若似乎火氣不交埒不孰者殆為坊者所棄流轉民間未  
可知也二孰為顧秀才肇敏所得分其一贈予子既搨孔廟  
五鳳二年孰又從候官林氏摹甘泉瓦合此裝池作冊因濡  
筆識之歲在壬午又六月寓慧慶寺書

吳天璽紀功碑跋

吳天璽元年紀功碑亦名天發神讖舊在巖山段石岡山謙  
之丹陽記巖山東有大碣石長二丈折為三段今其石移置  
學舍中累之高止數尺謙之蓋神其說爾碑文倒置錯誤不  
可讀今依祥符周在浚雪客考定裝潢之相傳文出華覈予  
為雪客撰碑考序已辨其非矣觀其字在篆隸之間雖古而  
近拙亦未必定出于皇象手蹟也金陵瑣事謂是蘇建書不  
知何據

晉汲縣齊太公二碑跋

汲縣古朝歌地相傳師尚父舊居也遺碑一表一表在縣治  
西南隅晉武帝太康十年三月尚父裔孫范陽盧无忌來為  
汲令刻石碑在縣西北三十里廟中北魏孝靜帝武定八年  
四月立石司農卿穆子容正書按李白詩云朝歌屠叟辭棘  
津八十西來釣渭濱而韓嬰詩外傳稱文王舉太公時公年  
七十二與李詩不合无忌表曰康王六年齊太公望卒按尚  
書顧命有齊侯呂伋文則汲已嗣公為侯非卒于康王時也  
然則金石之文亦有不足信者

晉平西將軍周孝侯碑跋

宜興縣周孝侯碑相傳平原內史陸士衡撰文會稽內史王  
逸少書孝侯戰沒而碑辭云元康九年舊疾增加奄捐館舍

乖謬已甚然書法亦不惡但假逸少之名是為不知量矣末  
題元和六年歲辛卯十一月承奉郎守義興縣令陳從諫重  
樹疑文字皆此君偽託爾

宋搨黃庭經跋

褚登善于西堂錄右軍書目正書止樂毅論黃庭經東方朔  
贊三種而已此外太史箴大雅吟不傳遺教經譌闕過半樂  
毅論亦亡其一角惟黃庭獨完宋人謂其不類疑後世依仿  
為之然登善著錄其為右軍書信矣予嘗論周公孔子之文  
屈原之楚辭篇各異體不成一家之言右軍於書亦若是也  
曇壤換鵝之後傳刻者衆漸失其真佳本難得斯於謹柬中  
審視之佶離橫逸生面畢露殆汴京名手所鈔亦名手所拓  
洵銘心絕品也已

開皇蘭亭本跋

王逸少書惟褱帖摹本最多南渡內府所藏凡一百一十七  
本賈師憲竄逐朝廷命王孟孫簿錄其家石刻蘭亭八千匣  
今陶九成所載目錄唐以前本無聞焉茲冊為爛谿潘氏家  
藏序後具書開皇十三年歲次壬子十月摹勒上石高頴監  
刻一十九字觀者或疑之按桑澤御博議載有智永臨本蓋  
永師本逸少七世孫傳其家法學書永欣寺閣梯枕不下者  
四十年其勤苦若是且于陳天嘉中繭紙真蹟曾歸之宜其  
筆精墨妙過于趙韓馮葛數子也明胡祭酒若思亦云永嘉  
本是智永臨寫宋紹興間太守程邁刻置郡齋未有孫興公  
後序是唐乾封三年僧懷仁集書斯言先後符合竊疑是冊  
即永師所臨至煬帝時又有大業石本見周公謹雲烟過眼

錄然則楔帖流傳隋代已有二本考古之君子可以釋其疑已

跋蘭亭殘石拓本

蘭亭殘石不知勒自何方後半多闕蓋肥本也楔帖肥瘦攸殊褚廷晦本肥張景元本瘦歐陽行本本瘦石熙明本肥釋懷仁本前瘦後肥王順伯主肥尤延之主瘦黃魯直取肥不剝肉瘦不露骨斯執中之論與大都書家率以瘦本為貴相傳宣和中拓定武本疊匱金三紙加氈椎拓之故下肥上瘦若是則在下者方不失真安見肥者之不如瘦乎魯直又云東坡道人少日學蘭亭故其書姿媚知言哉今觀殘石東坡書法絕與相類殆原出于肥本者也帖今亦藏爛谿潘氏竹垞老人書

跋蘭亭定武本

蘭亭蘭紙既入昭陵書家之論以定武本為第一熙寧間納諸禁中或云此石亦殉裕陵則是人間不合有是本矣按歐陽永叔集古錄謂定武二民家各有一石較之纖毫無異然則定武原有二本也相傳趙子固覆舟于嘉興疾呼蘭亭在否舟人負以出子固大書云性命可輕此寶難得好事者目為佳話又子昂仕元子固不仕其弟過之行後拂塵于坐以予觀素伯長跋楔帖稱子固死帖入賈相家賈敗籍于官有官印然則子固卒于宋未亡之前伯長所云蓋不誣矣茲來柘湖覩定武本則未知孫次公所納石與抑薛向所藏石與要之肥瘦適中努啄生動勝于他本因以所聞述之

國子監石本蘭亭跋

書至右軍入聖右軍書至蘭亭而變化無方後人評品以定武本爲最歐陽率更所臨也流傳有玉有石有棠梨版字有闕行有斲損有肥有瘦有始肥終瘦各本不同相傳石晉廣運中契丹輦歸棄之中道而榮次新言宋定國使金云在中京中京遼之南京金海陵改爲中都即燕京也吾鄉沈先輩虎臣撰野獲編云萬曆乙酉丙戌間北雍治地得契帖行款肥瘦與定武本略同識者疑是廣運所棄石時長洲韓公存良官國子祭酒拓數百本遺友朋合之次新所述或即薛氏摹勒未可定爾

姜氏蘭亭二本跋

右契帖二石藏姜編修西溟家皆瘦本也世之論契帖者必準于定武審其譜系等差之洪景盧有云碑刻不必問所從來但以書之工拙爲斷予嘗歎爲知言二本側掠努趯不爲成規所拘極其飛動宜西溟心慕手追愛翫而不釋也西溟拓以贈予前後鈐以私印蓋不輕以予人云

蘭亭神龍本跋

評契帖者十九多推定武獨陳長方謂唐人摹本非定武石刻所能及是本有神龍半印正唐人摹本也墨蹟存項子京天籟閣分授其子德弘鋟諸石康熙壬子夏子購得之經熙寧元豐諸賢審定元人賞識略同比于瘦本差肥然抑揚得所骨力相稱假令孫莘老見之定移入墨妙亭子

晉王大令保母甄志宋搨本跋

崑山徐尚書原一初得王子敬保母甄志子往觀焉驗是宋嘉泰間拓本經羣賢鑒定鄱陽姜堯章尤賞之連書十一跋

于後尚書以晉石墨難得出白金十鎰易之是日同觀者慈谿姜宸英西溟晉江黃虞稷俞邵秀水沈廷文元衡也志出于嘉泰壬戌錢清王畿獲之會稽山樵樵人獲之黃閔興寧中保母葬地也按保母之名見禮內則鄭司農謂安其居處者儀禮喪服總麻三月為乳母子夏傳曰何以總也以名服也鄭注以為養子者有它故賤者代之慈已蓋慈母必父之妾保母乳母以賤者代母或自有所從之夫子敬云歸王氏匪主右軍而言可知已黃閔不見于施宿張湜二志爾雅閔謂之門閔枋同廟門亦巷門也輒出土時已斷為四歸于畿又斷為五合而搗之宜有裂紋而仍若不斷者信夫搗子之良非今工匠所能及也歸德安世鳳撰墨林快事詆其字不佳語不倫然堯章精于書法其于楔帖絳帖評隲不爽謂是

本有七美與蘭亭序不少異且言必大令自刻傾倒至矣又云有人刻別本以亂真然則安君所見母乃別本拙惡者乎予惟堯章之言是信語尚書寶藏之母為豪者所奪可爾

梁始興安成二王墓碑跋

康熙辛酉江南試士既畢為攝山之游出郭道經黃城村梁侍中司徒驃騎將軍始興忠武王愔墓在焉王太祖第十一子都督荆湘等六州軍事有惠政州民歌之所云始興王民之爹是已薨于普通三年碑辭侍中徐勉撰貝義淵書又東北甘家巷梁贈侍中司空安成康王秀墓在焉王太祖第七子以中衛將軍領宗正卿尋都督郢司霍三州軍事遷雍梁等四州軍事亦多惠政天監十七年薨于竟陵歸喪京師故吏譙郡夏侯亶表請立碑詔許之於是名士游王門者東海

王僧儒吳郡陸倕彭城劉孝綽河東裴子野各製其文今存碑二其一全泐惟孝綽一碑結銜石上可辨書之者亦貝義淵也二王同母俱以孝悌聞于時又皆好文安成招劉孝標撰類苑始興降意接士嘗與賓客連榻而坐史臣合傳比于漢之河間東平其葬也兆基匪遠雖宰木已盡而麟辟邪鼎肩猶存第穹碑將仆勢不能支椎拓之工莫敢措手觀者亦憚于久立也昔歐陽子著集古錄于蕭梁止收智藏法師一碑而此三碑在建康都會之區汴京承平日度石尚堅立顧反遺之何與義淵爵里未詳廣韻注貝氏不載姓源鄭樵姓氏略于貝氏則引宋登科記有常州貝寶明永嘉方日升補注黃公紹韻會引千家姓韻譜云貝氏望清河古有貝獨坐晉有術士貝靈該不及義淵羅泌國名紀謂貝氏吳越多此姓

本諸左傳耶氏按春秋傳昭公十九年楚子之在蔡也耶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太子建杜預注耶陽蔡邑二十三年傳稱楚太子之母在耶名吳人而啓之冬十月吳太子諸樊入耶杜預注耶耶陽也定公十三年傳稱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耶氏杜預注垂葭改名耶氏高平鉅野縣西南有耶亭然說文玉篇類篇俱無耶字第有鄭字今南北國子監本悉更鄭爲耶不典孰甚焉惟唐長安所鐫石經仍作鄭字足以正其誤矣予念六代刊石之文南朝更爲難得爰取孝綽文并手摸始興碑殘字書之冊而識其末

茅山許長史舊館碑跋

陶隱居書許長史謚舊館碑拓本觀于爛谿潘氏隱居以工草隸聞見于史傳嘗與梁武帝論書連章累牘載諸法書要

錄末昂書評謂如吳興小兒形容雖未成長而骨體甚駿快  
實泉賦則云高爽緊密自然排闥今翫是碑筆與手會信昔  
賢之言不誣碑立于梁普通三年至唐大曆十三年中山劉  
明素以文字將湮重加洗刻使原碑而在駿快高爽當更倍  
此矣

魏魯郡太守張猛龍碑跋

右魏魯郡太守張猛龍碑建自正光三年其得列孔林者以  
當日有興起學校之功也吾于是乎有感孔子之道若日月  
然萬物宜無不向照乃或叛而之佛老何與蓋誅賞者治世  
之權聖人者是非所從出也春秋之作所以誅亂臣賊子者  
至矣天下之人非者嘗多是者嘗少懼無逃于聖人之誅獨  
佛老以無所可否之言暢其清淨寂滅之旨為恒情所樂聞

而聖人者亂世之所惡也元魏之俗事佛尤甚斬山以為窟  
範金以為像九層之臺萬金之液竭民力事之及其既成靡  
不刊石勒銘以紀功德斯時也又安知有聖人之道哉猛龍  
為西平武公軌八世孫方晉之朝士崇尚莊老獨武公在涼  
州徵胄子五百人立學校春秋行鄉射禮而猛龍克循祖父  
之教修聖人之學于舉世不為之時使講習之音再聞于闕  
里噫可傳也予留大同問拓拔氏故都觀所鑿佛宮穹碑巨  
碣已無存者而斯碑在孔氏之庭歷千年不壞雖更歷千年  
知莫有徙而去之者此予所為感也嗚呼為政之君子可以  
知所務矣

魏李仲璇修孔子廟碑跋

右曲阜縣修孔子廟碑魏兗州刺史李仲璇撰文并書孝靜

帝興和三年十二月立石杏壇之下碑尚完好雜大小篆分隸于正書中蓋自太武始光間初造新字千餘頒之遠邇以為楷式一時風尚乖別此江著作式所云世易風移文字改變俗學鄙習炫惑于時者也曩觀太原風峪高齊時鐫石柱佛經亦多類是斯亦穿鑿失倫矣仲璇魏書有傳自兗州還除將作大匠卒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

北齊少林寺碑跋

右碑北齊後主武平元年正月立于嵩山少林寺文本正書雜用大小篆八分法北朝碑多類此書家嫌其乖劣然以拙筆見古與後代專逞姿媚者不同也碑後列勸化主邑師邑子都維那忠正北面像主衮主多人中有張黃頭馬黃頭按北史游雅小字黃頭則黃頭命名亦當時習俗然爾衮主揆之以義當屬齋字但說文玉篇汗簡等書皆無之吾不敢知也曹上舍仲經好古金石文特裝界為冊跋其尾焉

宇文周華嶽頌跋

後周華嶽頌立于武帝天和二年在今華陰縣西金天王廟中碑于題後結銜曰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司宗治內史臨淄縣開國公方紐于瑾造此文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縣伯大夫趙興郡守白石縣開國男南陽趙文淵字德本奉勅書方紐于瑾者唐瑾也為燕公于謹器重白文帝言瑾學行兼修願與之同姓結為兄弟文帝乃賜姓方紐于氏庭羅子孫行弟姪之敬時瑾已位開府矣進爵臨淄縣伯周制封郡縣五等爵者皆加開國授大將軍開府儀同者並加使持節大都督其曰司宗者武帝保定四年更禮



純曰惑越王盛曰野代王達曰嬰紀王康曰厲而豆盧兄弟  
或易名以昭或易名以敬誠厚幸矣稼堂曰昭乎哉子之言  
也曷書之於是乎書

真定府龍藏寺隋碑跋

真定府治東龍興寺隋龍藏寺故址也寺勅于開皇六年恒  
州刺史鄂國公金城王孝僊立石齊開府長兼行叅軍九門  
張公禮撰文恒州齊亡後入于周周又亡入于隋而公禮仍  
書齊官君子不忘其故國于稱名見之矣流傳宋太祖曾幸  
其地寺重建于乾德元年龍興之額所由更也然歐陽子著  
集古錄稱龍藏寺已廢遺碑在常山府署之門則嘉祐間碑  
猶在寺外也今入門有殿殿北閣五層廣九楹崇十有三丈

部稱司宗也複姓古有三字姓始于代北魏書官氏志載有勿忸于氏紐作忸勿疑万字之譌賜此姓者洛陽則于謹猗氏則樊深匪特唐瑾也文淵于大統十年追論立義功封白石縣男邑二百戶遷縣伯下大夫加儀同三司天和元年露寢成以題榜功增邑二百戶北史更淵曰深避唐高祖諱也史稱其楷隸雅有鍾王之則今觀是碑殆非虛譽云

後周幽州刺史贈少保豆盧恩碑跋

右周少保豆盧恩碑康熙歲戊子觀于稼堂潘氏書屋恩本前燕支庶姓慕容氏與兄同州刺史封楚國公贈太保寧先後立功碑云恩字永恩北史後周書俱闕其名止書其字永恩附見寧傳惜也後幅漫漶不能卒讀矣宇文建國用蘇綽盧辯輩議禮謚法不輕假人即宗子維藩弗隱惡德如晉公護曰蕩齊王憲曰煬衛王直畢王賢曰刺趙王招曰僭陳王純曰惑越王盛曰野代王達曰嬰紀王康曰厲而豆盧兄弟或易名以昭或易名以敬誠厚幸矣稼堂曰昭乎哉子之言也曷書之於是乎書

真定府龍藏寺隋碑跋

真定府治東龍興寺隋龍藏寺故址也寺勑于開皇六年恒州刺史鄂國公金城王孝僊立石齊開府長兼行叅軍九門張公禮撰文恒州齊亡後入于周周又亡入于隋而公禮仍書齊官君子不忘其故國于稱名見之矣流傳宋太祖曾幸其地寺重建于乾德元年龍興之額所由更也然歐陽子著集古錄稱龍藏寺已廢遺碑在常山府署之門則嘉祐間碑猶在寺外也今入門有殿殿北閣五層廣九楹崇十有三丈

中奉觀世音像高七丈三尺臂四十有二土人目為大佛寺碑亦具存而終南山釋道宣撰神州寺塔錄鋪敘佛像顧不及焉何哉若夫隋之碑存于今者寡矣裝界而藏諸也可

題偽刻李衛公告西嶽文

王侯將相時至則居之雖豪傑之士不能預信于平日也劉季起沛上衆推擇可為沛令者蕭曹等皆文吏自愛恐事不就盡讓季當其時安能必後之相季封鄼平陽哉劉伯溫羈管紹興感憤至欲自殺又嘗為石抹宜孫所用初未有佐命之思而或謂其在西湖望見雲物曰後十年有帝者出吾當佐之殆妄也世傳李衛公未遇為文告西嶽神意在取天下次則擇主而仕若微時預以帝王自許者然考之史衛公初任隋為殿內直長尋為馬邑丞唐高祖擊突厥衛公察其有

非常志乃自鎖上急變新舊唐書所載略同可謂不知天命之尤者亦安得于未遇時逆知為唐佐命出入將相乎其事雖見李肇國史補而告文不知何人所作其云斬大王之頭焚其廟宇此豈衛公之言昧者從而刻之石按歐陽趙氏所錄皆無之蓋近代作偽者為之真妄男子也

潘氏家藏晉唐小楷冊跋

右晉唐小楷一十六種共一冊舊藏新安畢侍郎懋康家吾友潘次耕得之出以見示次耕博訪金石文一一裝界得此遂為翠墨之冠審視再三字比近時摹勒者差小又紙墨一色竊疑淳化帖外如大觀淳熙潭絳鼎汝等帖足本已亡侍郎偶得其一焉爾然楷法已略備試用張懷瓘法估之不啻直千緡也

曝書亭集卷第四十八

曝書亭集卷第四十九

跋

唐太宗晉祠碑銘跋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唐太宗自晉祠興師定天下貞觀二十一年七月御製碑文及銘勒石于叔虞祠東隅碑陰列長孫无忌蕭瑀李勣張亮李道宗楊師道馬周銜名後人覆之以亭而庸工以字畫上石稍淺遂刻而深之帝嘗自述作書之法惟求骨力骨力既得形勢自生不意爲庸工改鑿而骨力形勢俱失矣予嘗五至祠下輒摩挲是碑覽古興懷集少陵野老詩句文章千古事社稷一戎衣書于亭柱富平李因篤子德見而賞其工因遺書與予定交于其歸也拓銘一本贈之而書其後

聖教序跋

鍾山紀槩子客于燕壬子八月過其寓齋觀宋榻聖教序舊為吾里項子京家藏上有張激跋尾激字如瑩建炎中官尚書右丞周益公稱其馳聲翰墨位望既崇人欲其尺牘不可得今觀其書法果入格且歎此冊紙墨絕妙當知為南渡以前物矣子京蓄書畫甲天下卷尾必估其價析產時按所書以遺諸子見者以為不爽銖兩焉甲寅春槩子俶裝南還相對潞河酒闌索子題識復以他本較其鈎畫要未若此本之善

唐騎都尉李君碑跋

同里曹生仲經嗜金石文手拓同州李君碑示予紙墨精善對之眼明碑未詳書者姓氏觀其峻利秀逸非王知敬殷仲

容不能造詣及此李君諱文字緯東漢以後字必以兩字稱一字者罕矣載于唐書房玄齡字喬顏師古字籀李衆字師李琇字琇張巡字巡郭曜字曜宇文審字審李恢字祚李條字堅竇思仁字恕張義方字儀此外不多見也

唐郭君碑跋

右郭君碑在汾陽縣北七十里予于丙午秋經郭社村行溝中仰見土岡之上碑額微露環數里乃登讀其文皆駢儷語首二行剝裂君之名字門世與撰文者皆闕焉其知為郭君者藉有額存也碑立于乾封二年中有云揮霜鉞而斬老生蓋從太宗攻霍邑者按舊唐書宋老生棄馬投慙甲士斬之新唐書則稱為劉弘基所殺温大雅創業起居注又云老生攀繩上城軍頭盧君諤所部人跳躍及而斬之世咸不知

揮刃者之爲郭君而君之名以石裂終不傳可惜也

跋唐明徵君碑

上元縣攝山佛寺明徵君碑其文唐高宗御製書之者高正臣也碑立于上元三年徵君者蕭梁處士山賓寺其故宅高宗以山賓來孫崇儼入閣供奉特爲撰文勒之于石石至今猶完好歲在辛酉十月予與金陵鄭篋嘗熟王翬嘉興周簞平湖曹彥樞暨子弟彛玠同游是山留信宿各撮一通以歸唐龍門奉先寺盧舍那像龕記跋

水經伊水出南陽縣西東北過陸渾縣南又東北過伊闕酈道元注昔大禹疏以通水兩山相對望之若闕春秋之闕塞是也韋應物詩鑿山導伊流中斷若天闕而司馬君實之言曰龍門伊闕天所爲非山橫其前水壅其流禹始鑿之然後

通也斯言其信矣夫山有八寺其一曰奉先像建自咸淳三年而以調露二年賜額蓋闕去洛陽二十五里而近兩岸洞龕佛像累千合夾侍坐立者幾盈萬此杜少陵詩所云氣色皇居近金銀佛寺開也碑闕書者姓名或云袁元哲竢考正續書之康熙戊子竹垞八十翁彛尊識

跋石淙碑

右唐武后夏日游石淙詩并序羣臣和者一十六人河東薛曜正書久視元年五月刊于平樂澗之北崖斯游也新舊唐書本紀均未之書計敏夫唐詩紀事亦不載僅見之趙明誠金石錄及樓大防集而已予友葉封并叔知登封縣事撰嵩陽石刻志始著于錄顧刪去九首覽者不無憾其闕漏康熙己卯九日獲披全文碑尚完好漫漶僅三字惟張易之昌宗

姓名爲人擊去然猶可辨識也并叔曩語予澗壁面水必穴崖棧木乃可摹拓故儲藏家罕有之予性嗜金石文以其可證國史之謬而昔賢題咏往往出于載紀之外若賈竦華岳詩李夔恒岳詩任要韋洪岱岳觀白蝙蝠詩三衢石橋寺李諲古風臨胸馮氏詩紀海鹽胡氏唐音統籤泰興季氏全唐詩集皆略而不收斯碑亦棄不錄世遂莫知睿宗及狄梁公之有詩傳于今予因爲跋其尾

跋唐博城令祭岳詩

右唐博城馬令詩在岱岳觀碑之東側面其名剝蝕題曰勅使麻先生者按今觀中有雙碑其西一碑北面第二層有久視二年記文稱神都青元觀主麻慈力親承聖旨齋龍壁御詞繒帛香等物詣此齋醮即其人也神都即東都故詩中有

伊水嵩巖之句履蓋金輪十三字之一音義未詳亡友顧炎武寧人吳任臣志伊均疑爲應字想當然矣

唐張長史郎官石記跋

張長史以草聖名正書傳者絕少而墨藪九品書人列之上上良以其正書不易得也郎官石記舊本存王太傅濟之家後王元美敬美迭相藏弄三公各有題識董尚書思白摹而勒之戲鴻堂帖謂海內止有一本蓋以絕品目之矣相傳是冊乃唐人所拓疑未必然龔明之中吳紀聞云唐郎官題名碑承平時在學舍中堂之後兵火後不復存長史蘇人故立碑于此按郎官題名宜在長安其刻石存蘇州學舍者吳人鄉曲之情爾此必淳熙以前所搨無疑康熙乙酉六月觀于商丘宋公節使之解

開元太山銘跋

莊周稱易姓而王封太山者七十二家勒石千八百餘處歷  
千萬禩而石臧玉牒後人莫得見其形兆果明神爲之守護  
邪祖龍肇始立碑久已埽迹兩漢迄唐間世一修時邁之典  
開元天子允文武百寮之請於十三年冬十一月式遵故實  
有事于太山詔中書令張說右散騎常侍徐堅太常少卿韋  
緇祕書少監康子元國子博士侯行果於集賢書院撰儀注  
已丑日南至法駕詣山下御馬以登行升中之禮天子製紀  
太山銘親札勒于山頂之石以十四年九月景戌告成於是  
中書令張說撰封祀壇頌侍中源乾曜撰社首壇頌禮部尚  
書蘇頲撰朝覲壇頌趙明誠金石錄目載太山銘側有題名  
二列今已亡之而頲頌授梁昇卿書刊御製銘右明有俗吏

以忠孝廉節曰大字饒其上頌文毀去者半可憾也碑銘典  
雅或是燕許手筆而御書道勁若怒猊渴驥羈束安閑不比  
孝經之多肉之骨若唐隸盡如此何慙漢碑碣乎山高四千  
九百丈二尺行旅出于塗者車前馬首仰視略可覩歲在己  
酉五宿茲山之麓未克叩天關陟環道手摸其文詢之野老  
必架木緣絙而上然後推拓可施又山高多風兼慮日曝紙  
幅易裂若是其難也曩者先後裝界三本悉爲好事者所奪  
己丑夏同里沈秀才翼能分書獲此本于白下雖有闕文乃  
百年以前舊搨爰審定而書其本末于冊尾銘書隋作隨書  
繹繹作奕奕有曰自今而後儆乃在位將多于前功而茲彼  
後患豈意天寶之亂近在目前也乎是歲六月丁未舟發江  
都阻風瓜洲渡口書



唐封北岳神碑跋

唐天寶七載封北岳神爲安天王是時祿山近在肘腋安天王之名得毋爲之兆乎碑辭李荃撰其陰則康傑文書以八分者戴千齡也筆法淳古遠在韓擇木蔡有隣梁昇卿張庭珪史惟則諸家之上乃盛熙明攷書法獨遺之何與

唐崇仁寺陀羅尼石幢記跋

西安府崇仁寺陀羅尼石幢唐天寶七載五月建張少悌書所題職名有駕出長上扶車長上按唐制兵部尚書選驍勇材藝可爲統領者拔其尤令宿衛目曰諸色長上有一日上兩日下者有五日上十日下者若長人長上取形軀六尺六寸以上者充之則每日隨仗下隸左右監門衛者也又有直長長上長孫溫充尚儀直長李嗣福充監門直長李善充尚

輦直長上周先孝充左羽林軍長上見于新書宰相世系表外河渠署有長上漁師此云駕出扶車殆皆宿衛士矣少悌筆法娟秀稼堂是本尤佳因撫六典新舊書識其末康熙四十年有七年二月壬寅朱彝尊題時年八十

書唐蘇祕監小洞庭二碑後

天寶十三載七月扶風蘇源明守東平時濟陽有河隄之役太守李倭虞夫役不均於是濮陽守崔季重魯郡守李蘭濟南守田琦胥會于東平源明議廢濟陽以盧東阿歸東平平陰長清歸濟南陽穀歸濮陽旣而縣乃不割郡亦仍舊見源明所作詩序而劉昫地理志稱天寶十三載廢濟州將母國史傳聞或失其實與迨明年祿山作逆則源明已徵入爲國子司業此杜甫八哀詩有一麾出守還黃屋朔風卷之句也

當五太守讌集源明特字渦泊曰小洞庭亭曰洄源至太和中天平節度使令狐楚以二詩立石題云自源明迄楚爲時僅八十年洄源亭渦泊已迷其處矣聞是碑尚存惜儲藏金石文字者多不著于錄也

唐憫忠寺寶塔頌跋

右憫忠寺寶塔其文張不矜撰蘇靈芝書建自唐至德二載碑稱御史大夫史思明奉爲大唐光天大聖文武孝感皇帝敬无垢淨光寶塔頌宛平孫侍郎耳伯著春明夢餘錄謂碑建于思明初歸附之時而崑山顧處士寧人撰金石文字記稱嘗偕鄴人萬貞一觀是碑其文陷處類磨治再刻以爲思明復叛之後磨去及思明誅此地歸唐後人所重刻者今年冬遇貞一于諸城李渭清所遂同往觀焉碑首范陽郡三字

史思明三字次行太唐等十二字文中維唐紹統及彼命啓與禪虞又東宅四水西都八川暨唐祚字至德二載字其文深陷然書法實出一人始悟侍郎處士所云猶未爲定論也考思明之降在至德二載十二月至明年正月肅宗始加尊號二月乃赦天下改元碑旣建于二載十一月不應預書尊號又思明初附肅宗授以歸義王范陽節度使若碑建于降後宜大書王爵不當祇稱御史大夫則是碑之建蓋在思明未降唐之先范陽郡三字其初本二字祿山僭稱范陽爲東都必東都也大唐一行其初必祿山父子僞号文中唐字其初必燕字而至德二載其初必祿山父子僭号之年無疑載致安慶緒襲位賜思明姓安名榮國迨旣降附復更舊名因命靈芝改書者爾碑文以左爲前寧人謂書丹于石之故疑

從祿山俗尚未可定也不矜與判官耿仁智同僚思明之將復叛也表請誅李光弼不矜實為起草辭曰陛下不為臣誅光弼臣當自引兵就太原誅之及將入函為仁智削去思明知之遂執二人仁智死不矜度難獨免可知已當日思明降而復叛既誅之後唐人見其碑踣之惟恐不力安有反勒其名于石者乎此又事之所必無也貞一聞予言作而曰有是哉于是人摹一本予為攷其始末書于後

蘇靈芝易州鐵像頌跋

蘇靈芝書予所見者幽州憫忠寺寶塔頌及是碑而已今其石漸泐飛動之致已失遂不堪與李北海對壘此宋人搨本精采具存董尚書稱其道密宜矣冊舊藏曹氏古林康熙壬午春忽見于花南水北之亭正如久別故人相對古林金石

表儲藏秦漢已來至五代十國凡七百本近已散失斯碑獨為識者所得幸矣

唐御史臺精舍記并碑陰題名跋

唐自貞觀中李乾祐為御史大夫別置臺獄囚當訊就近拘繫之其漸也侍御史東西推監察御史糾視刑獄各禁其囚迨武后時來俊臣侯思正皆為御史制獄之外臺獄圍扉恒滿崔隱甫總臺務言于朝掘去於是旁列精舍以釋典讎之崔湜為文梁昇卿書以八分開元十一年勒諸石碑陰列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并內供奉銜題名僅盧懷慎崔湜陸景初三人亦昇卿分書自懷慎以下正書百二十二人侍御史也自湜以下正書百八十四人殿中侍御史也自景初以下正書三百四十七人監察御史也碑額又有天寶元

載以後侍御史知雜侍御史監察御史共五十人而碑之左右椎拓不及焉中有薛侃侃者二名重文碑凡三見此唐一代所僅有也昇卿自監察御史歷殿中侍御史遷侍御史再遷太子右庶子

唐儲潭廟裴諤喜雨詩碑跋

贛州儲潭廟唐碑二載陳思寶刻叢編子屬友人訪求謁廟下者輒云無有康熙壬申十有一月泊舟于潭獲諸儀門之右其陽裴諤詩其陰裴氏族子題名記事後十年吳江張吉士尚瑗出知興國縣事乃拓諤詩見貽惜其陰面壁工人不知響搨然胡氏統籤季氏全唐詩諤作皆無之叢編所載諸道石刻其中唐人詩尚多惜無好事若張君爲予博訪而摹拓之也諤字士明洛陽人尚書寬子仕至兵部侍郎舊史有

傳

五經文字跋

唐大曆十年有司上言經典不正取舍莫準乃詔儒官校定經本送尚書省并國子司業張參辨齊魯之音考古今之字詳定五經書于論堂東西廂之壁論堂者太學孔子廟西之夏屋也見舒元興問國學記其初塗之以土而已太和間祭酒齊暉司業韋公肅易之以堅木擇國子通書法者繕寫而懸諸堂禮部郎劉禹錫爲作記當時塲屋至發題以試士文苑英華載有王履貞賦其略曰置六經于屋壁作羣儒之龜鏡又云一人作則京國儀型光我廊廟異彼丹青其推詡若此是書自土塗而木版自木版而刊石字已三易恐非參所書矣以予論之唐人多專攻詩賦留心經義者寡參獨奉詔

與孝廉生顏傳經取疑文互體鈎考而斷決之爲士子楷式  
爲功匪淺矣故禹錫記稱爲名儒作史者宜以之入儒林傳  
而舊史新書俱不及焉按孟浩然集有送張參明經舉觀省  
詩錢起集有送張參及第還家作而郎官石柱題名參曾入  
司封員外郎之列蓋參在開元天寶間舉明經至大曆初佐  
司封郎尋授國子司業者也今其姓名僅一見于宰相世系  
表一見于藝文志小學類他不詳焉闕事一也參謂讀書不  
如寫書度其書法必工故當時壁經羣儒奉爲龜鏡縱不得  
與儒林之列書家姓氏亦宜載之而書苑書譜書史均未之  
及闕事二也壁經雖無存然參所定五經文字與唐玄度九  
經字樣同刻石附九經之後歐陽永叔最嗜金石文字其序  
集古錄云上自周穆王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

名山大澤窮厓絕谷荒林破冢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  
有乃獨唐所刻石經錄中跋尾三百九十六篇此獨無有是  
唐刻石經永叔當日反失于摹搨未免類于昌黎韓子所云  
倚撫星宿遺羲娥矣闕事三也今諸書皆有雕本獨五經文  
字九經字樣止有拓本無雕本闕事四也予思漢魏石經旣  
已湮沒惟唐開成本尚存參書幸附刊于石顧學者東諸高  
閣罕有游目者故具書之

平定州唐李謹妒神頌跋

異哉妒神之有頌也神之号不在祀典見于史傳者唐高宗  
將幸汾陽宮并州刺史李冲玄以道出妒女祠俗云盛服過  
者必致風雷之災乃發萬人別開御道知頓使狄仁傑謂天  
子行風伯雨師清塵灑道何妒女之害邪遽令罷役然則妒

女有祠其來久矣相傳神介之推妹也頌之者誰游擊將軍  
上柱國李譔也碑于何所今平定州娘子關也州東有井陘  
東北有盤石葦澤而斯關以娘子稱殆因神而名之也立碑  
之歲大曆十三年也神之行事不見于春秋內外傳其妒也  
孰傳道之自唐以來祈焉而祝史陳廟焉而臚臘祭此謂有  
其舉之莫或廢也且夫妒惡德也宜爲衆所共惡而神乃以  
是致頌此不虞之譽也井陘西南太原東北妒神之水澹焉  
黛色興雲致雨倖造化力頌之辭也吾思古人嗜金石文字  
者多矣考斯碑未著于錄椎而拓之裝界而藏之古林曹侍  
郎溶也以八分書其後者布衣秀水朱彞尊也歲在強圉協  
洽秋八月朔

跋唐衢州刺史嗣江王禕石橋寺詩

石橋寺在衢州府西安縣南三十里道書第八青霞洞天也  
康熙壬申冬知縣事鹿君祐邀予往游從寺登山尋仙人對  
弈所前後洞豁有碑峙其右則唐嗣江王禕所題五言詩以  
貞元三年正月上石末書朝散大夫使持節衢州諸軍事守  
衢州刺史賜紫金魚袋韋光輔建文稱刺史韋公于石橋寺  
橋下以外祖信安郡王詩刻石按新唐書表太宗第三子吳  
王恪恪第三子琨琨子禕舊唐書傳禕少繼江王踰後封爲  
嗣江王改封信安郡王景雲開元中兩爲衢州刺史詩題嗣  
江王當是景雲間初爲刺史作也成都楊用修不知薄烟暮  
遠郊遙峰沒歸翼二語係王詩疑爲仙人遺句誤矣

唐郎官石柱題名跋

唐尚書省郎官石柱題名吳郡張長史旭撰記京兆許左丞

孟容撰後序記出旭正書後序劉補闕寬夫隸書也二篇別  
勒于碑而題名銀于柱自貞元後則令史續書故工拙大小  
不齊焉唐制尚書省都堂居中東有吏部戶部禮部三行行  
四司左司統之西有兵部刑部工部三行行四司右司統之  
各掌十二司事舉正稽違省署符目定其程限吏分設司封  
司勳考功戶分設度支金部倉部禮分設祠部膳部主客兵  
分設職方駕部庫部刑分設都官比部司門工分設屯田虞  
部水部諸司均有壁記詳其改充遷轉之歲月而石柱第注  
姓名而已康熙戊子子始購得郎官題名三紙字已漫漶眼  
昏莫辨會桐城方生來自京師訪予梅會里坐曝書亭鎮以  
界尺審視之姓名可識察者三千一百餘人別錄諸格紙而  
同里曹生復以所搨本贈予因言柱在西安府儒學孔子廟

庭之右上有古柏覆之竊思六部既分左右則當時立石必  
東西各一今右司暨兵刑工三部所屬郎官題名無一人者  
是左存而右已失也若禮部四司闕郎中考功膳部闕員外  
郎殆由椎拓者遺失爾方生名世舉字扶南曹生名曰瑚字  
仲經俱受業予之門

### 跋唐岱岳觀四詩

右唐張嘉貞任要韋洪公孫杲四詩俱刻于岱岳觀碑側而  
編岱史者不錄任韋公孫三人新舊唐書無攷任又題名云  
貞元十四年正月十一日立春祭岳遂登太平頂宿其年十  
二月廿一日立春再來致祭茶宴于茲蓋唐時祭畢猶不用  
酒故宴以茶也

### 唐濮陽卞氏墓誌銘跋

康熙二十年秋禁垣西偏中官劉進成宅掘地誤發古墓中有瓦壚一瓦罌一墓石二方廣各一尺二寸一刻卞氏墓誌四字環列十二辰相皆獸首人身一刻誌銘而書誌作誌又無撰文人姓名第云歸于我彭城劉公而已文稱貞元十五年歲次己卯七月朔夫人寢疾卒于幽州薊縣以其年權窆于幽州幽都東北五里禮賢鄉之平原按憫忠寺有唐人舍利記二一云寺在城東門一云大燕城內地東南隅有憫忠寺門臨康衢則唐之幽州在今都城之西南合之是碑益信

唐游石橋記跋

游石橋記元和元年三月衢州刺史陸庶文庶吳人宰相元方之曾孫象先之從孫希聲之從祖也先世曰玩仕至司空侍中贈太尉其子姓号太尉支元方象先希聲三世相唐新

書世系表庶歷官福建觀察使當日以貴公孫領郡碑後列親賓接武男子從行是亦好事者親賓二人子壻試大理評事元益前絳州太平縣尉崔續男子五人右內率府錄事參軍綜前弘文館明經繪左監門衛率府兵曹參軍紹前崇陵挽郎續按世系表書縱鄭令綜河南府戶曹參軍繪信州刺史紹潁州刺史惟續無之崇陵者德宗陵也續以大臣子弟充挽郎唐制然矣

跋石橋寺六唐人詩

右劉迴李幼卿李深謝劇羊滔薛戎詩各四首刊成二碑留石橋寺嘉靖中尚存都御史江山趙鏜修府志具錄之中間闕文僅六字耳迴字陽卿知幾子大曆初吉州刺史終諫議大夫給事中有集五卷載新唐書藝文志幼卿字長夫隴西



人大曆中以右庶子領滁州有庶子泉因幼卿得名深字士達兵部郎中衢州刺史滔泰山人大曆中宏詞及第戎字元大元和七年以刑部郎遷河南令歷衢湖常三州刺史終浙東觀察使劇未詳二碑不知何年失去其後官三衢者改修府志乃盡刪唐人之詩深可恨也宋陳耆卿撰赤城志明謝方石續之各爲一集合之以行後之君子改修地志者當取以爲法

唐濟瀆廟北海壇置祭器銘跋

山川望秩濟瀆神清源公建廟于濟源縣西北而築北海壇于廟後号廣澤王掌之祠官歲立冬日奉祀其來久矣舊俗廟不設祭器先期令請于上官購諸洛下酬以稅緡所用沉幣之舫則以車遠運沁河渡口貞元十三年濟源令張洗字

濯纓觀廟中楸槐數本爲大風所拔用其材製祭器凡百二十有二餘以造雙舫云按爾雅祭川曰浮沉郭景純注以爲投祭水中或浮或沉語焉未之詳也碑文謂沉幣雙舫蓋舫以浮之幣以沉之比于郭氏之注義較明晰今山祗川后祠宇恒有車船置殿左右殆本古祭川遺製爾洗于事神有禮度治人必有方惜乎斯銘不載圖經而洗之政事亦無表見碑今藏吳江潘氏稼堂其善藏諸

書唐賈竦華岳廟詩石刻後

元和元年十月著作郎河南賈竦謁華岳廟賦五言詩題名太和六年四月其姪男宣義郎行華州叅軍事琚修之修之者殆鋟之也詩題北周天和二年趙文淵書方紐于瑾所撰華岳頌之左方頌之陰則開元八年劉升書咸廡所撰精享

昭應碑也其右勒顏真卿乾元元年題名工每推拓三面而遺竦詩以是流傳者寡然其詩特醇雅顧圖經未之采焉爰裝界書其後

白樂天草書春游詩拓本跋

石白傳草書一十九行錢穆父在越勒石寘蓬萊閣下今長慶集不載或以是詩補入元微之集中誤也散字廣韻未收而毛晃增注禮部韻略有之引白詩爲證且注云重增然則今之廣韻亦非唐韻之舊矣從雕本譌終愛雕本譌怯皆所當勘正者

曝書亭集卷第四十九

曝書亭集卷第五十

跋九

唐國子學石經跋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右唐國子學石刻九經易九卷二萬四千四百三十七字書十三卷二萬七千一百三十四字詩二十卷四萬八百四十八字周官禮十卷四萬九千五百十六字儀禮十七卷五萬七千一百一十一字禮小戴記二十卷九萬八千九百九十四字春秋左氏傳三十卷十九萬八千九百四十五字公羊氏傳十卷四萬四千七百四十八字穀梁氏傳十卷四萬二千八十九字孝經一卷二千一百一十三字論語十卷一萬六千五百九十九字爾雅二卷一萬七百九十一字開成二年都檢

校官銀青光祿大夫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判國子祭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太清宮使兼修國史上柱國滎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鄭覃勘定勒石本也新舊唐書載覃奏起居郎集賢殿學士周墀水部員外郎集賢殿直學士崔球監察御史張次宗禮部員外郎孔溫業四人校定又冊府元龜載文宗命率更令韓泉充詳定官而題名于石者有四門館明經艾居晦陳玠又文學館明經不知名一人將仕郎守潤州句容縣尉段絳將仕郎守祕書省正字柏曷將仕郎守四門助教陳莊士朝議郎知沔王友上柱國賜緋魚袋唐元度朝議郎守國子毛詩博士上柱國章師道朝散大夫守國子司業騎都尉賜緋魚袋楊敬之并覃共十人顧國史所記者題名不書題名書者國史亦不紀不可解也石經文劉昫譏其字

乖師法然終勝今監本坊本儲藏家不可不以此插架焉

榆次縣三唐碑跋

去榆次縣三十里趙村有穹碑三中央一通仆地折為二段贈太保李良臣碑也其辭李宗閔撰楊正書立于長慶二年右一通安定郡王李光進碑也其辭令狐楚撰子季元書立于元和平蔡之後左一通太尉李光顏碑也其辭李程撰郭虔書立于開成五年良臣本河曲部落稽阿跌之族襲雞田州刺史隸朔方軍其稱太保者以子貴贈官光進光顏皆以功蓋天下時人以大小大夫別之兄弟孝睦載于舊史而碑稱光顏平吳元濟師旋請于朝葬其兄則史傳所未及又碑書光進為安定郡王史沒其文吾意碑辭定不誣矣

九經字樣跋

張司業五經文字始塗于土繼雕于版歲久傳寫點畫參差於是開成中沔王友朝議郎翰林待詔唐玄度依司業舊本參詳改正撰新加九經字樣一卷請附五經文字之末兼請于國學勅立石經今長安所存石經雖鄭覃輩成之其議實發于玄度也王伯厚稱其辯正書文頗有依據蓋自後周廣順中田敏進印版二部後石本之外鏤版更無人矣

書張處士瘞鶴銘辨後

石墨之傳于今有難以驟讀者天發神讖石斷而爲三瘞鶴銘裂而爲四又失其腹由是釋文不符覽古者闕其疑可也移易增益其辭不可也曩在白下得祥符周雪客神讖碑考既序而傳之矣淮陰張力臣乘江水歸壑入焦山之麓藉落葉而仰讀瘞鶴銘辭聚四石繪作圖聯以宋人補刻字倫序

不紊且證爲顧逋翁書蓋逋翁故宅雖在海鹽之橫山而學道向曲遂移居于此集中有謝王郎中見贈琴鶴詩鶴殆出于性所好斯瘞之作銘理有然者自處士之圖出足以息衆說之紛綸矣力臣名昭精書法嘗爲顧處士炎武寫廣韻及音學五書手摹家藏鼎彝款識遺子惜不營生產沒後盡散失并傳刻棗木悉歸之閩人可歎也

湖州天寧寺尊勝陀羅尼石幢跋

湖州天寧寺建自陳永定三年武宣章皇后故宅也曰龍興曰孝義曰萬壽曰報恩光孝寺額屢更其曰天寧者仍吳越武肅王所更額也相傳寺有尊勝陀羅尼石幢一十四座今其八尚存文可辨識者一建于大中元年十一月後題刺史令狐絢姓名一建于大中二年八月後題刺史蘇特姓名書

者曹巨川也一建于大中十二年四月書者凌渭也一建于會昌元年十一月書者胡季良也一建于咸通十一年三月又斷石一平望芮文琛立後題乾符六年四月蓋平望驛時屬烏程澄源鄉宜陽里故張承吉詩云一派吳興水西來此驛分斯其證矣巨川渭莫考季良見宣和書譜載其行草書各五種考諸家記錄金石文字太和八年湖州德本寺碑陰係季良正書寶曆二年杭州大覺禪師碑元和二年平李錡紀功碑均係季良八分書元和四年國子司業辛璿碑九年永興寺僧伽和尚碑均係季良篆額是季良于書法諸體精熟不獨行草見長矣惜也幢第稱曰處士而不著其里貫疑卽州人至繪畫人魚簡則畫譜未詳僅見于此子友鄭元慶芷畦撰湖州府志手拓諸幢文見示予嘉其見聞之周洽也

書冊尾歸之

唐阿育王寺常住田碑跋

右唐阿育王寺常住田碑祕書監正字郎萬齊融撰其初趙州刺史徐嶠之書旣隳于寇明州刺史于季友於僧惠印所觀舊文邀處士范的重書太和七年冬事也寺建于晉太康二年田賜于宋元嘉二年額更于梁普通三年釋道宣錄神州塢寺以是塢居第一焉碑題越州都督府鄞縣者齊融神龍中與賀知章賀朝張若虛邢巨包融等俱以吳越之士知名見劉昫唐書文苑傳國秀搜玉二集曾載其詩唐書以賀朝萬爲一人齊融爲一人誤矣唐自武德四年諸州置總管未久更都督府至乾元元年始号越州而鄞縣卽故鄞州開元二十六年始割縣置明州齊融撰碑時寺猶屬越州也碑

引詩倬彼甫田歲取十千以甫作碩不知何所本其陰有記則于季友辭附贈范物詩的亦有和韻之作胡氏統籤季氏全唐詩均未之載季友太保頓次子也尚憲宗女惠康公主拜駙馬都尉授羽林將軍制係元稹所草史不言其為明州刺史宰相世系表第書絳宋等州刺史云

憫忠寺重藏舍利記跋

右采師倫書重藏舍利記在京師憫忠寺碑建自唐會昌六年文稱舍利舊藏智泉寺寺經始于元魏幽州刺史尉萇命故又號尉使君寺按北史萇命太安狄那人萇作長參預齊神武起兵破爾朱兆者其曰節制司空清河張公則仲武也當武宗詔毀佛寺地分三等幽州等居上許留僧二十人尋又詔諸道留二十人者減其半故碑云勅于封管八州內寺

留一所僧限十人至是年宣宗即位遂弛其禁先是智泉寺已燬遂以舍利歸憫忠寺焉仲武在幽州屢破回鶻鄭畋謂會昌時功第一方毀寺之歲五臺僧多奔幽州仲武封二刀付居庸關曰有游僧入境則斬之及宣宗增置僧寺碑稱司空固護釋門殷誠修敬若是乎前後不相侔者蓋仲武功名之士宜其好惡與時移也師倫無善書名然猶存王知敬薛稷遺意亦能拔乎俗者

唐漳州陀羅尼石幢跋

右唐咸通四年八月漳州押衙兼南界游奕將王剗所造陀羅尼石幢宣義郎前建州司戶參軍事劉鏞序并書經後題朝議郎使持節漳州諸軍事守漳州刺史柱國崔衮名又分書建立歲月及鐫字人于後按游奕將五代十國多有之獨

明書事集卷五十一  
五  
不見于唐會要新舊書惟六典載騎曹掌外府兵馬簿帳牧畜之事凡諸衛馬承直配于金吾巡檢游奕者季請其料給之殆職巡邏者已是帖今藏吳江潘檢討稼堂家審定爲宋拓本

唐北嶽廟李克用題名碑跋

曲陽縣北嶽廟有唐李克用題名一百二十八字文稱中和五年二月者即光啓元年致僖宗以是年二月至鳳翔三月還京改元之詔猶未下也克用與義成節度使王處存同破黃巢以功封隴西郡王而盧龍節度使李可舉成德節度使王鎔惡處存約共滅之分其地通鑑載克用遣將康君立救之而碑文則云領蕃漢步騎五十萬衆親來救援與通鑑異又云至三月幽州請就和斷遂班師取飛狐路却歸河東則

又史所不及載者當唐之季藩鎮連兵境上各事爭鬪職方不錄其地朝廷号令所及僅河西山南嶺南劍南十數州上下不交以至于無邦生斯世者其間見已不能悉真況百世之下寧免傳聞異詞哉惟金石之文久而未泐往往出風霜兵火之餘可以補舊史之闕此好古之士窮搜于荒厓破冢之間而不憚也克用本武人未嘗以知書名而碑文楷畫端勁詞亦簡質可誦英雄之不可量如是夫嗚呼益以見金石之文爲可寶也

憫忠寺葬舍利記跋

右唐景福元年僧復嚴葬舍利于憫忠寺觀音像前于是南敘述記知常書之碑云隴西令公大王者李匡威也是歲李克用王處存合兵攻王鎔匡威救之有詔和解河東及鎮定

幽四鎮碑稱欲遷舍利于閣內陳辭請發封壤上許之蓋匡威方恃燕薊勁旅有雄天下意宜有請無不許者碑文侈陳發緘時舍利光芒異香郁烈外石函封內金函闕其崇奉象教至矣迨明年匡威復出師救鎔其弟匡儔據軍府自稱留後匡威進退無所之鎔迎館于鎮登城西大悲浮圖顧望流涕未幾以圖鎔見殺然則事佛果得福乎舍利之塔一燔于太和八年一燼于中和二年今匡威所建之閣遺跡已不可問其碑僅存焉爾已踣佛脚俾工拽而出之搨以藏諸笥

唐濟安侯廟二碑跋

乙巳秋客自華州來者貽予唐李巨川所爲濟安侯廟碑濟安侯者華之城隍神也巨川爲韓建掌書記撰許國公勤王錄以媚建方昭宗幸華建請散殿後軍誅李筠圍諸王十六

宅皆巨川教之唐史附諸叛臣之列觀其碑文盛歸功于建此猶獠犬狂吠無足怪者繼得金張建所撰廟碑謂諸王既見殺是夜建袖劍詣行宮將及御幄神厲聲叱曰汝陳許間一卒耳蒙天子恩至此輒敢爲弑逆事乎建倉皇而退昭宗德之徙神于行宮既還京封神濟安侯而歐陽子五代史則謂建父叔豐所誡殆儒者不語怪之意歟金源之文傳世者寡碑辭特剴切可誦其稱神縛草傳泥假以成像猶能奮叱不祥而當時藩鎮重臣幸時之亂曾不遣偏裨老弱之師爲衛社稷勤王計殆土木之不若蓋有激其言之矣彼巨川者罔有忌憚謂土木可欺已之文足以飾非于後不知直道在人自唐迄金二百年華之父老猶能道之而張建者復刊石而記其實也然則小人之變亂是非欲以惑天下後世者復



何為哉復何為哉

晉王墓二碑跋

代州柏林寺東晉王李克用墓斷碑二其一曰唐故左龍武軍統軍檢校司徒贈太保隴西李公神道之碑文曰公諱國昌字德興世為隴西沙陀人偉姿容善騎射蓋克用之父朱邪赤心所謂赤馬將軍火生頭上者也其一曰唐故使持節代州諸軍事代州刺史李公神道之碑文曰公即太保之次子也其名克字僅存餘可識者有公前躍馬彎弓及徐方等數字按史克用弟四人次曰克讓為振武軍校從討王仙芝以功拜金吾衛將軍宿衛京師親仁里第自克用稱兵雲中殺守將段文楚詔捕克讓讓與僕十數騎彎弧躍馬突圍出奔鴈門與碑文合則為克讓無疑但史載克讓守潼關與黃

巢兵戰敗匿南山佛寺中為寺僧所殺不言其為代州刺史又得歸葬于代皆不可曉者土人相傳王墓上舊有碑十三今十一已亡其二存者又散埋土中蓋金石之文自歐陽永叔趙明誠後世無篤好之者宜其漫漶不可辨識如是也當永叔時去五代甚近沙陀世次已不得詳其為唐家人傳謂太祖四弟皆不知其父母名号至國昌字德興紀亦遺之是十三碑者永叔亦未之見更六百年而予乃得覩其二非幸歟惜乎十一碑者不及見也同里曹先生博采金石有歐陽趙氏之好出二碑于土摹之搨本俾予審定其字若干遂書其後歸之

千峰禪院碑勅跋

右澤州盤亭山千峰禪院後唐明宗賜僧洪密勅蓋明宗踐

位曰洪密具表稱賀以此荅之文曰退避無所愧惡良多嗚呼五代之季安得聞此長者之言哉歐陽子謂明宗武君不通文字觀署尾數大字出自親判上有璽曰書詔新鑄之印可異也

晉義成節度使駙馬都尉史匡翰碑跋

史駙馬匡翰墓在太原縣東北三十里黃陵村墓碑深陷于地村民語予土不可搨搨之尺則更深尺予強令搨之以畚去土至一尋龜趺始露驗之則陶學士穀所撰文也辭多駢儷乃抄撮其大略云天祐中授代州副使以勞加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監察御史改遼州副使兼領九府都督同光初充嵐憲朔等州都游奕使解職授天雄軍牢城都指揮使遷檢校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轉檢校戶部

尚書潯州刺史未幾改天雄軍步軍都指揮使遷侍御彰聖馬軍都指揮使兼九府都督進檢校司空懷州刺史轉控鶴指揮使加金紫階兼和州刺史駙馬都尉食邑五百戶俄遭內艱起復授冠軍大將軍右金吾衛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依前充義成軍節度使以天福七年三月薨于鎮詔贈太保其先後歷官詳矣然史稱其歷鄭州刺史而碑不書何歟又傳美其好讀書尤喜春秋三傳與學者講論不倦碑辭亦云懷鼓篋之心行有餘力蘊飛箝之辨似不能言不積財而但富藏書不憂家而惟思報國求諸時彥罕有倫焉則與史傳合矣

建雄節度使相里金碑跋

汾陽縣有大相里小相里相里氏子孫聚族居焉按相里氏

東周時即有之莊子稱相里勤之弟子是已漢有御史武十六國前趙有偏將軍覽大都皆晉人也金墓在小相里之北繹碑辭與五代史傳略同惟史稱字奉金而碑云字國寶史稱贈太師而碑云贈太子太師則碑為可信已

鎮東軍牆隍廟記跋

鎮東軍牆隍廟碑施宿撰會稽志張湜續之均不載其文予友顧徵士寧人獲諸臥龍山西岡上采入金石文字記中碑文錢武肅王鏐撰王以乾寧二年伐董昌明年五月平之冬十月勅改越州威勝軍為鎮東軍授王領鎮海鎮東等軍節度使至開平二年升為大都督府亦謂之東府題曰牆隍廟者朱全忠之父名誠王既稱臣于梁不得不為之諱矣獨怪全忠未篡弒時唐帝在位乃勅改武成王廟曰武明成德軍

曰武順義成軍曰宣義并嫌名皆避之迨梁既僭号司天監以帝曾祖諱茂琳請改歲月陽日辰凡戊字更作武尤可發笑也

北漢千佛樓碑跋

丙午二月登天龍之山得北漢李暉所為千佛樓碑異焉俾工搨歸裝潢之書其後曰北漢之為國不足當一大郡而王朴以為必死之寇亡最後自周之世宗宋之太祖百戰不能克宜其君臣有過人之才而劉繼元處裹瘡吮血之餘輕役其民命嬖臣范超冶金為佛治不急之務暉身為相臣不能匡正惟事圍碁飲酒反撰碑文侈大其事何歟碑稱承鈞為睿宗皇帝繼元為英武皇帝皆史記所未及劉旻之語張元徽也顧我是何天子爾亦是何節度使然則暉之夸大其辭

適足以形其陋而已攷繼元之立在宋開寶元年戊辰史稱其即位時改元廣運而碑建于乙亥故其文曰上御宇之八年後書廣運二年歲次乙亥按楊夢申撰劉繼顯神道碑亦稱廣運元年歲次甲戌與是碑合則即位改元之說史未得其詳矣繼元殘忍好殺具書于史然當時諸臣率弃之降宋范超者亦降惟憚至國亡乃降蓋其誅戮亦所必行無足深罪者嗚呼以蕞爾之地抗百萬之師民爭為之効死其君臣豈真無過人之才者哉若其文格之卑書法之陋攷古之士無譏焉可也

曝書亭集卷第五十

第 35664 号

平成 3.11.22

聖和學  
園短大  
圖書館

928

18

12

適足以形其陋而已攷繼元之立在宋開寶元年戊辰史稱

號	州	記	系
SS	11	8	大
22	學	味	慶
21	大	頭	國
5	讀	書	體

趙

